

蘇魏公文集

萬靈著

蘇魏公文集卷十一

宋太子太保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魏國公蘇頌撰

逢年舜畊

裔孫萬靈錫經重棊

晉爵耀庭

律詩

次韻楊立之見別

梁苑昔傾蓋膺門嘗贈鞭幾回留客舍四紀度星躔染翰頻穿硯繡書屢絕編文章傳累世功業慕當年懷實思求售趨時輒違遭宋忠徒問卜孟子本知天得喪時難必窮通命使然半生淹貢部晚節困乘田事鹽才非稱歌喧性未便畏途嗟坎壈野思憶潺湲解絃終無競同袍每共憐老來心更逸歸去樂應全鳳翮翔千仞鯢蟠入九淵舊交尤惜別後學欲鑽堅湖嶠新營第河濱促放船一經勤教子三徑往鄰賢顧我今耆艾投閑好治甄何時江海上拂榻重相延

次韻教姪書懷

傳家累世奉遺經竊祿清朝足代耕雖是丹心比葵藿其如鰲貌點冠纓時乎易

失年加我來者安知畏後生成飭爾曹惟道術逢辰須用佐安平

次韻陽孝本遊翟家灣書院二首又一絕

淮上陂陲百畝岡誰言形勢占高強郊居擬卜東陽宅屋壁將營闕里堂

子家三聖像將

龍置於屋壁

四面松篁分種藝百家圖籍待收藏何人欲課三冬學向北潛心事素王

翟市西傍一徑開偶攜親友陟崔嵬莫言第舍衙門陋已有仙翁步屨來日欲銜山迴返照風還吹帽屢浮埃纔歸便得詩盈軸氣猛才豪豈易陪

絕句

謾誇三島冠靈蓋咫尺龍岡去靡勞若使南陽人獨卧風雲寧隔海山高

次韻陽行先遊招隱

古屋蕭森數十間禪扉幽寂叩常關少微處士遺塵遠靈鷲高僧得地閑穿石到池泉滴滴磨崖生藓字斑斑山林真趣誰能辨乘興時來興盡還

又用敖姪韻

不見山翁住翠微空傳金刹自前齊曉猿夜鶴休驚恐澤雉林鳥自雉啼客到上方思寄傲僧攜素板乞留題重尋黃鵠飛翔處盡日無人為指迷

次韻楊立之觀韻海

六學先聲病羣書欲備詳  
摛文資引據結字辨偏旁  
篆楷顏毫妙編聯蜀紙光  
殘篇雖脫落猶可挹遺芳

次韻李希荀念七姪莊并用前韻和十七姪毅送其行

初從童叟祝千春  
俄見騫騰祝更頻  
已喜吏資能可問  
又加文筆速如神  
室堂宜念承先構  
鄉里須教號善人  
我待兒曹上霄漢  
便歸林下岸仙巾

里閑相從秋復春  
矜憐幾類黨頻頻  
摛詞已識言浮物  
學藝兼知義入神

莊姪治易縱

使聲名高世俗  
直須慈惠及生人  
吾家自有青毡在  
豈羨林宗整角巾

送滑道人遊廬山

康王觀裏採芝田  
董奉家邊種杏壇  
雙屨一邛行到處  
應尋巖室養神丹

次韻曾子固舍人上元從駕遊幸

雪霽逢萊瑞景新  
槐楓迎日麗重宸  
鐘殘長樂千門曉  
輦過章街九陌春  
星列從官齊拱極  
風驅前蹕旋清塵  
一篇未易歌鴻業  
三請還將祝聖人

讀楊文公集

文公名節冠當年  
沒世清風更凜然  
梁父舊廬空德里  
西州華屋慟時賢  
平生奏御三千牘  
不朽文章二百篇  
蕭灑建溪遺俗在  
至今絃誦滿山川

王宣徽見示延駐慧海長老詩因次其韻

南禪北祖亦何常足歷微塵自不傷  
病腦窮雖居一室妙緣心已應  
他方禽魚固欲求棲息  
鳧鶴寧須較短長  
京府宰官頻問訊且將竿木戲逢場

次韻王正仲蒲博正二月十五日奉祠高禱二首

視草名臣奉漢祠祝禱才勝長卿遲  
詩成雅類占宜芾樂闕欣同夢射龍宮殿肆  
儀臨百子神明敬德薦三釐  
凌晨拜昨歸天闕杲日煌煌照上枝

滌牢宮醴被禋時物吐華心睡景遲  
禁掖嘉祥開覆燕祠官先兆應維  
雒陽郊類帝重封土近禮官奏請增築謀豐  
宣室思賢正受釐天啟子孫千億報年年玉葉長新枝

留守太尉潞國文公寵示耆年會詩次韻繼和

四登台袞垂三紀公慶歷丁亥春登台迄今三十六年  
三鎮神崧第二春會老特過丞相閣開筵仍

具大官珍漢侍臣五日一賜大官珍膳  
追尋故事圖形在喜遇承平笑語頻敘述須歸大手筆

唱酬俱是兩都賓貴如方岳虞咨牧清比西山晉列真前韻私稱不便借用此字  
盛集古今應

未有謾誇靈鷲會中人

和富公十二人中第二人絕句

再遷輝冕官三事早上龍旂節一雙富貴兩忘心  
不動天魔如見亦歸降

和文太尉第一無雙絕句

未遂退休時望繫再煩居守主恩優自緣齒德高羣后須在山河最上流

次韻蹇侍郎天元殿門芝草

列聖儲靈貺坤珍應祀儀分葩對牟首觀瑞駐華芝毓德繇皇始彰功在聖時早  
聞縈殿棟復見孕門楣自有雲成蓋非因水聚脂黃英包五德古字秀三枝戶牖  
瞻丹幄簪裾從蜀綏

乘輿佩綬以青蜀錦

畫圖稽大隗

黃帝受神仙芝圖於大隗若

歌詠入咸池

孟郊詩號咸池

集九廟流光遠千齡復旦期將書符命志寧比玉靈詩

又次王侍郎韻

禮籍標三瑞靈篇首五芝忽傳神草植高出廟垣楣物色甘泉詔形容繆襲辭敷  
榮連刻棟滋液本華池運應承平旦辰臨孟夏時階奠符歷數豐苞協聲詩專祖  
誠斯洽稱觴禮所宜共知天輔德萬葉固皇枝

又次中書蔡相公韻

彼美三華瑞儲靈四大宮色分嵩谷外

抱朴子六黃芝生嵩山山谷中

地近漢房中玉質榮同本

蓮莖出並叢載形非博厚錫羨自穹窿列賀馳文鳥旁觀眩秀瞳

道書云仙人方瞳秀眼中規綠

筋珍符彰聖孝天應甚昭融

又和蹇侍郎七言四韻

金支煜煜映宣宮致福誠由上德崇九廟靈光流自遠七明嘉種感潛通瑞圖丹  
采終難狀藥譜神功未易窮更覽諸公賡和句方知漢祀曲非工

開府潞公太師得謝西歸謹賦七言四韻詩五首拜送

幾夕華星動紫躔少微光入太微垣帝臨便座延公衮人喜安車到國門慈教官  
儀還漢節親承需宴酌堯樽朝家貴老超三代惇史行看記善言

聖代登庸年獨少清時得謝齒尤高

國朝以來惟公四十三入相呂宮師雖同而拜不在正月近年張太傅陳宮師致仕年最

高亦未及七十九

官如中令躬無疾文似司空思不勞

趙中令雖以太傅歸第時已卧疾李司空素病心博發輒彌歲自謂

久在文字職勞役思慮而致是耳皆不及公之壽康

玉座案經涓對日金壺加禮賜春醪

公初至都門詔生殿外別賜御酒仍

宣諭選擇剛日與公相見

祝公倍享靈椿算長副吾君序燕毛

官崇真是帝王師八十歸休亦未遲不似孔光辭位日早於姜望出封時儀形昔

已圖麟閣藁草今應集鳳池

鄭畋集號鳳池藁草其間多是措置軍國大事

故府諸僚終有愧甘陵猶欠

紀功碑

君臣一德千齡際柱石三朝四紀中天下重輕常繫望膝前謀議不言功位高少  
有名兼美體健方知福更隆謾道汾陽貴且壽若論勲考亦慚公

久持邦柄擅斯文却掃邱園脫世紛已用三篇作霖雨回看萬事似浮雲何須榮  
戟榮歸路自有旂常載舊勳欲別延英猶造膝老臣雖去不忘君

三月二日奉詔赴西園曲宴席上賦呈致政開府太師三首

幅巾私第已歸休當寧虛懷更款留避寵雖辭持節冊送行猶用濟川舟城南舊  
圃扁花洞洛下新莊引御溝詔諭兩京居密邇不妨乘輿往還遊

邦人欽佇見儀刑詔使相望對寵靈位冠三公師尚父

劉向云師之高之父之故謂之師尚父

躬全

五福壽康寧久留行色春過半乍別天顏涕欲零誰識上心優老意從行仍許鯉  
趨庭

昔美都門祖二疏太冲篇詠貴良圖不聞賓主俱公鼎未見篇章出寶跗河岳英  
靈添賦詠都人士女競歡娛皆言元老歸休盛恩禮便蕃自古無

次韻開府太師留別諸公

經濟才謨沛有餘幡然高謝志何如青雲路盡尋歸鞅綠野堂成憶舊廬漢苑宴  
游聯魏丙鄴都賓客記應徐

某頃年奉使過北都伏蒙留連累日早來請見亦嘗語及

他時若到城南第入副

宸衷對綺疎

次韻宋次道慶黃安中李邦直二舍人皆自史院拜命



右垣更直寵新班便坐通名聽別宣詞訓已高長慶代事權不下永明年除官草

罷諸番制執簡研餘萬歲煙史官例賜墨皆廷珪父子所製其法採用黔縣萬歲古松煙曾向蘭臺陪筆削喜

聞嚴近擢班選

和王禹玉相公三月十八日皇子侍宴長句三首

紫雲樓外擁天香初見前星帝座旁庭樂聲長歌燕翼朝簪色喜動明光仙巾縹

緗尊三弁環帶玲瓏襲九章遙聽相君稱賀語心傾堯日薦霞觴是日公就班中口占致賀辭語

從臣環極宴披香唐高宗嘗宴近臣於披香殿帝子趨庭揖在旁皇子侍宴初至班思旨令揖左右臣僚日御

舒長延晝景星輝明潤照天光沈沈殿幄三雲邃簇簇宮花五采章四曲漢歌齊

祝聖東漢有日重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潤歌曲凡四解九賓周衛盡班觴

奉宸班近殿中香香案人在金鑿日月旁瀛洲有金鑿觀刻火齊水精為日月常有風雲在日月旁魚藻君

臣同愷樂露蕭迢迢荷龍光已聞幼海歌重潤更得清風誦十章三省樞密皆嘉再和凡十篇

會古今應罕遇未饒西母白雲觴穆天子觴於瑤池西王母歌白雲謠

次韻子瞻鑠院賜酒燭

暮召從容對浴堂歸來院吏寫宣忙郢醪獨賜尊常滿龍燭初然淚有香起草才

多封卷速把麻人眾引聲長百官班裏聽恩制爭誦雄文出未央

次韻孔平仲學士詳定次口占

多士盈廷待指南老枚何幸接徐嚴子亭覆寶參高議時引清風拂畫簷

次韻孔學士賜密雲龍茶

精芽巧製自元豐漠漠飛雲繞戲龍北焙新成圓月樣內庭初啓絳囊封先春入  
貢來千里中使傳宣下九重自省何功蒙上賜青高應為倚長松

再次韻

上尊百倍勝新豐御茗珍兼大小龍頌賚併蒙中使降捧持猶見守臣封露芽輕  
嫩研香馥雲朶纖濃印跡重拜賜頻繁何以報惟堅名節比寒松

送周尹郎中守梓潼

曾攜佳句使淮隅離合差池二紀餘旋見豸冠三院貴晚陪丹地一臺居涪城又  
領銅魚契錦里先馳駟馬車况是論年俱老矣送君因復動歸輿

王都尉示及呂丞相柳溪圖詩見邀同作走筆奉呈

愛君圖寫柳溪遊想像濠梁問子休貞觀公私畫錄有柳溪梁圖漁釣每懷班嗣壑煙波疑在

志和舟

張志和自號漁波子作漁歌詩

清時未易忘軒冕大隱何妨傲葛裘應笑龍鍾老朝士飛

翔高下似輕鷗

和題李公麟陽關圖二首

渭城樓咽不堪聽，曾送征人萬里行。今日玉關長不閉，誰將舊曲變新聲。  
三尺冰絃一絕詩，翩翩車馬送行時。尊前懷古開開卷，見盡關山遠別離。

次韻韓康公對雨即事有懷五弟

燕間誰伴泛金蕉，注想鴛原望次寥。接客後堂聊造適，偃藩臨汝正逍遙。齊名孟  
季須爰立一致，夷聃異反招筆札文章俱第一。風流今不數三蕭。

次韻韓康公和曾令緯范景仁喜五弟改知汝海見寄之什

許汝相望畫戟深，裴劉賡唱遞箏臨。兩忘出處俱安節，不得親疏共照心。幕府尙

傳詩寡和

持國嘉祐中自史館告歸  
穎川與屋公唱酬甚多

士林重誦斗攸斟

景仁者試北斗賦天下傳  
誦今復謙詞賦士子爭求

其追思五紀詞場舊，何日逢迎更盃罇。

景祐慶歷間某與四公前後同場屋至今  
五十餘年矣雖出處有異而老拙粗爾時

得聞訊亦  
云幸矣

次韻李公擇送新賜龍團與黃學士三絕句

紅旗筠籠過銀臺，赤印囊封貢茗來。社後三旬頒近列，須知郵置疾奔雷。

黃金芽嫩先春發，紫碧團芳出焙來。聞說採時爭節候，喊山聲動甚驚雷。

團團龍鏡未磨開，馥馥新香滿座來。試酌靈泉看餽沫，見丁公猶疑釜底有風雷。

次韻李公擇謝黃學士惠文潞公所送密雲小團一絕

小團品外眾茶魁

杜牧詩云茶稱瑞草魁

宅相分從宰相來

魯直公擇之甥

南省同僚得傳玩

終日味山雷

諸君和雷字韻茶詩四絕句外復有繼作輒續二篇

團膏變就貢網催度嶺踰江萬里來共看雲甌輕攪雪還如春架動研雷

見李郢詩

數杯茗飲沃羈懷消盡醒釀爽氣來若使伯倫知此味寧誇酒後不聞雷

承示黃君詩再次韻

先春百品避東洄

兩溪名龍茶所出

曾按茶經較勝來除却黃家雙井白其餘布鼓敢爭

雷

昨日納還公擇詩卷相次復示三篇不獨說茶曲盡其妙加以敏捷不易追

攀輒罄鄙言聊答嘉貺

近聞朝客建溪回說得茶園次第來何事社前先厭篚只緣春晚尚無雷

今歲驚蟄差晚

兼復晴芽不暴長最為精妙

昔年叨預通閩籍曾得紅囊貢茗來今日中臺重受賜回頭已度十春雷  
吟君三絕重徘徊不復言詩為鼎來詠到茶中精絕處猶如筆下役風雷

蘇魏公文集卷十一終

蘇魏公文集卷十二

宋太子太保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魏國公蘇頌撰

逢年舜畊

裔孫萬靈錫經重棊

晉爵耀庭

律詩

三月十七日三舍人宴集西省劉叔貢作詩貽坐客席上走筆和呈

簪纓曉入鳳池西  
雨過重廊不踏泥  
禁掖英僚初拜慶  
儒林舊侶許攀攜  
兩朝雲露陪嘉宴  
二紀塵埃愧舊題  
四戶對開參國論  
風流無復羨南齊

和胡完夫侍郎再次前韻見寄

荷橐相從兩掖西  
清塵自不間汙泥  
恩頒玉醴同霑醉  
坐簇宮花任折攜  
幸接劇曹睽  
四選曾觀大筆賦  
三題因吟將相門  
生詠牛白聲名便欲齊

和陸農師侍郎三和前韻

主人滿酌玉東西  
坐客無辭醉似泥  
此日逢迎皆笑語  
幾年南北數睽攜  
早登雞省先諸彥  
陸農師自西掖入南宮  
合入鼇坡試五題  
唐賢將入翰林皆先習制詔論詩賦凡試五題  
雅道寂寥今復

振土風一變始於齊

和農師四和前韻仍有推獎鄙薄之句再次韻

敬輿平日始來西老拙方叨掌武泥初見魚龍起騰躍從陪鸞鷲共牽攜儒林盛

會霑恩飫雲閣新圖預客題

是日農師出指寫美成殿將相橫卷令坐客題跋

更聽高談造名理人間無

物不均齊

坐中農師多談莊語

答胡完夫示及四和前篇

書名曾伏庾征西詞命宜封玉檢泥前日星垣同屬詠即時墨客已潛攜豈惟家

集分門錄不待郊居滿壁題更覽晉詞新石刻從來文體壓梁齊

完夫兼示親書河東二碑刻

胡完夫再示西省唱和詩特記曩遊過有謙屈率爾賡次

當年覆寶水亭西

嘉祐四年三月殿試某忝農考官宿次在景福殿水亭之西

曾見春龍起蟄泥晚接官驥方

喜幸老憂顛陪侍扶攜入蘭遊霧蒙茸潤激濁揚清望品題蹇步強攀英俊躅終

然驚驥力難齊

陸農師又示第五和篇褒借益動輒復酬答

講序嘗登虎觀西璽書封罷武都泥前言往行推多識細管纖峰不自攜信史已

成知有法好詩頻寄更無題就中醉墨人偏愛應與南朝小謝齊

諸公唱和多記經歷之事因感昔游復用元韻凡三首

十年不到披垣西舊路重尋壁已泥

某自元豐初赴西掖蒲博正李邦直黃安中禮上迄今十年方再來而舊院改移

不復昔日故云

四戶貴同公鼎重

近制舍人分預朝政與昔時事體不同

九門高共斗杓攜追思往事驚鶻陳

迹欲和長言怯巨題老見諸賢雖縮忸不量繇力尚思齊

朝直遙反

鞍早過鳳樓西雨浥輕塵未有泥頒宴百壺人共醉演綸雙筆客同攜紫

微舊刻蘭堂闕

仁宗蒙賜紫微閣四字舊在院元豐中遷入華玉殿不得復見矣

朱字新牌藝苑題

神宗更新舍人院命翰林

待詔朱書牌額以賜

更識訓詞深厚意言成膏澤惠編齊

平生南北與東西豈是揚波與汨泥晚入金門諸彥接來同綺席賜尊攜時逢寵

渥欣陪預老遇風光懶詠題共戴君恩何以報惟將聖壽祝天齊

重次前韻奉誥子由子開叔貢三舍人二首

都堂直北正衙西同日三賢拜紫泥供張府臬批勅賜刊碑朱墨典籤攜姓名昨

夕金甌覆手筆他年玉簡題制詔溫純詩什健若非元白更誰齊

公宴將闌日欲西酒酣揮汗浥如泥重陪簪橐驥出仍得篇章滿篋攜直舍恍

迷新戶牖賜書猶識舊籤題

中宴總於東廡見舊院所賜監書盡在几案歎動久之

豈惟夢想釣天路更似

聞詔子在齊



鄧聖求承旨疊貽佳句過有褒稱無言不酬雖復牽強以多為貴固已數窮  
大雅旁通諒無誚斥

召節來從蜀道西遺思人尚襍青泥禁中手筆由裁制天下英雄在挈攜公屢試多士及

知貢舉密議金鑾應有記韓偓承旨有金鑾密記登庸石刻貯重題元繼之為承旨學士作題名記云十七年中在是職

者一十人而九人參大政次年歲之亦入拜綸闈盛宴仙鼇會飛集翩翩五鳳齊是禁內外制五人

次韻劉叔貢舍人從駕

鼇頭星掖貴兼清不似南宮散六卿繼踵棣華聯禁直並時蘭玉占高名甘泉法

從皆才傑皇祐孤臣獨老生某皇祐中忝職館閣領博士數預祠事得陪從官之末自歎荆枝半凋落若論

宗戚亦霑榮某早蒙子瞻昆仲敬宗契貢父亦舅氏姻家固嘗通舊

李公擇尚書見示出郊奉雩祀馬上口占七言四韻走筆繼和

雩郊幾夕見龍星盛樂初諧六變聲前四日按宮祭大樂薦幣禮同匏爵重潔牲人比玉壺

清暮中闕辨通宵接馬上新詩頃刻成精意預期甘澤應隨軒飛入鳳凰城是月聞雨

次韻諸公從駕景靈宮二首

青鸞如跂萬椽勻地接璇流隔世塵三后在天歌下武一人膺福見君陳珠旒漆

漆懷濡露玉案年年侍薦新廳下丹青從臣列左趨蕭丙右甘辛

太清宮廟近蓬萊

唐正內苑蓬萊宮而太清宮有列聖真像每歲朝享

連日天門六扇開萬乘旌旗衝曉過

兩宮輿輦詰朝來城中三水河通漢庭下千官棘映槐老稚扶攜同祝聖年年常

此望昭回

次韻王都尉團練押賜高麗歸使宴射贈館伴舍人兼呈諸公

通侯年少侍中郎主客名園滿國香賜酒九行勤  
猶使一帆千里送吳航鳴弦屢

奏前籌捷檣藻儀傳秀句長更與詩翁相屬和驪珠數百透函光

事見元徽之集外詩

和門下侍郎東臺夜直見寄

宋詩紀事引邵瑛編作和石僕射劉公草老夜直中書者見寄之什

五年班綴望夔龍曾托旃幃庇雨風未路自矜黃髮老  
平時曾識黑頭公升沈不

改交情見出處雖殊趣舍同謾叩蕪音答高唱終慚下管應清宮

和門下相公從駕幸太學

聖主恢儒率舊章首冬鳴蹕下膠庠生師褒博趨鱣序  
文武端嚴列雁行承詔敷

陳商戊甲執經環立晉哀王三千學者多才秀定有同升孔子堂

次韻陳元與待制懷州呂侍講見寄

繕性雖知衆射標頽年無奈羽譙譙覃懷新守紆高旆  
寧海元侯駐累喬重喬憶

擬曹鞭渴水賦

某早歲守堯社與待制同官虛有唱和

嘗陪戴席德陽朝待講在邇英數相接郡齋繼日聽餘

論不復牢愁詠大招

答陳再次前韻

牛斗經年望建標忽聞行李度南譙

元與自廬易杭陸行由潯陽路至廣陵

仙舟復喜逢元禮飛御

仍煩接子喬已試演綸成典冊尚勞分竹僊藩朝海沂邂逅誠多幸繼日相過不

待招

竊憶舊遊再賦一篇

早見登龍奪錦標繼驥官契仕蒙譙

某守亮日元與知蒙縣

雕章屢愛函京作宰樹常論故

國喬久歎徊翔淹禁閣方欣良直贊清朝前篇謾約林泉訪祇恐羣公賦反招

走筆次韻察推見別二篇

行藏無意但隨時不為人知我者稀負殼蝸牛初就舍馴鷗海客已忘機緘收卷

軸塵生蠹合和丹丸醖有衣

久雨茶麻損壞

久冒寵榮無所補敢煩從事歎巍巍

魏魏吳志陸

傳遊

老愛詩書志益堅不成魚網謾臨淵幽居喜見新松菊病目愁看舊簡編事任閑

忙常自適心忘毀譽敢求全知君有意論騷雅何日從容話極年

和通判白同朝散見別

樂土民勤不帶牛觀農時得看耕樓隨犁下粟老慙卧閣思投綬假祠官換典

州就第未荒三徑菊初冬晚過江無竣五湖舟題輿別乘方騰逸詎肯相從物外

遊

和劉明仲都曹見別三首

二年為郡樂刊坡喜遇豐年萬物和政拙未能觀水薤氣衰時復詠煙蘿朱方亭  
下歸心速揚子橋邊別淚多禁職祠官容佚老晚蒙恩澤更霧沈

久汙朝寵老非宜祿厚躬閑不爾虧優詔還令使真室特恩仍免覲京師力疲都  
是垂頭馬志適何殊曳尾龜年事已高心慮息山堂無俟德璋移

幽居隣有萬窠松子所居北隣有坐見京江四面峯形若概株隨倚徙愁如頑

鑛漸銷鎔尚紆軒冕心顏厚但覺林泉興味濃茗飲藥苗留待客時時賓友自過

從子飲酒絕少但喜啜茶  
家山多藥牙可為邊寶

太平守梅學士隔闕累年會過京口喜道舊故特枉篇章勉次來韻二首

老洵朝綬退方榮真室官猶寓帝城中太敢詫邱園蒙貢飾深慙疆鎮濫名聲安

居幸已歸閒燕飽食將柯答聖明珍重雕章勤獎借久要情好見平生

學海儒珍昔所知於今刮目異常時蝸廬何幸紆千騎螢燭多慙對九枝見牛僧

鈞摘次書才瞻雅麀毛揮辯狀清羸竹符芸省翻留滯可是青雲緩步遲

大夫七弟有慶新居二百四十言次韻和之

勿謂衡茅陋門牆亦僅全山連京峴外水接漕渠邊喬木傍行列幽花晚秀妍子

孫環舍後兄弟對齋前樹果非求息臨流靡察淵卜隣同晏宅任地得周廡城中多屯

田地所居往復康莊路過從鄉里賢招來三徑士見明山賓傳疏引一人泉東園小池微有泉水

金谷雖慙石蝸廬已勝先集丞嘗時享近香火道心虔左右岡兼阜縱橫陌與阡

思歸誠久矣到此是終焉雖援叢芳积庭除遠碧鮮尚之南學遠休理北邙偏街

柳長垂帶堤榆未墜錢窻閑靖節傲梧老惠施眠去國魂勞斷銘恩骨待鑄幸安

蓬戶奧烏用鐵樞堅刁嶺東隅見林莊幾世傳杉松高掩抱崑麓勢蹙綿構築多

遺址經營信昔緣子營此居有年矣初惟得一山麓地甚窄刁景純學士劉柳南

仁肇故園宅板築時得舊碑瓦林亦溫陵人而家此今于居有之信非偶然耳毋勞借官地裴子野借官地數畝為茅屋而居便可入

寥天歌哭於斯室耕桑待有年誰知真趣在平地即神仙

七弟示詩後又改緣字為川字因再次韻

幽棲新得地樸飾敢求全一畝真儒有三年近道邊營構此居三年矣鋤荒還見舊地本舊園

平治見碑覽乃是林太師舊宅革陋遂成妍棟宇依崑畔煙雲入檻前人非勝土木心每懼冰淵

州處來聞燕山居隔市廛軒窗橫列岫屏嶂對先賢

近造十屏畫首賢事  
謎以為座右之戒

念昔初

經始惟蘄遠水泉邱園寧待賁宗廟貴為先幸免靈臺寄

後漢第五顯鄉里無  
田宅寄止靈臺中

重

叨真室虔

予一頓集禧再  
叨中太一宮

頤生無異術送死有新阡

近得樂安亭山  
亡室葬於彼

世慮都忘矣

勞生此息馬道腴甘淡薄食邑減芳鮮士譽言功德僧談半滿偏未從招隱客不

費買隣錢

謂刁景純輟地  
相助欲以結隣

晝靜龍鬚坐宵寒龜殼眠

近初蒲  
團紙帳

藉莎母翦雜即石不

磨鑄假職恩良厚歸田志益堅秋毫知帝力清白自家傳吾弟欣堂構長言紀懿

綿思親樂京口懷土限閩川江左步兵酒華陽小有天銜杯蠲痼疾行藥助修年

更有扶衰物隣家十

仙前日會王正仲家眾客評酒品  
有十八仙清而味美飲之不病

潤守修撰見招與左丞王公大夫俞公東園集會賓主四人更無他客某頃

為南都從事值故相杜公與王賓客煥畢大卿世長朱兵部貫馮郎中平

同時退居府中作五老會一日大尹廬陵毆陽公作慶老公宴而王畢二

公以病不赴中座亦只四人某時與諸僚同與席未言念往昔正類今辰

然自皇祐庚寅迄今元符已卯整五十年矣撫事感懷輒成七言四韻

曾覽祁公五老詩仍陪三壽燕留司今逢北固開尊日正似南都命席時喜奉笑

言揮麈柄却慙衰朽倚瓊枝定知此會人間少

白樂天詩云除却三山五  
天三人間此會定應無

五十年

才一再期

發句米奉議見示與諸公唱和北山壯觀佳篇因索鄙製老病久棄筆硯勉

強口占小子次韻奉酬

岡陵起草崇花木露天濃襟帶湘岷水屏幃晉楚峰地全居爽塏人不厭迎逢仿  
佛觀平遠分毫見枯松

欲狀江山秀無如格律詩形容天際美假借筆端奇注目臨滄近沿流北固卑不  
因篇詠見絕景有誰知

右和壯觀亭

省座來分聖主憂仙翁常作北郊遊瓜田接畛尋期會菊蕊浮杯阻獻酬壯觀風  
騷歸作者平山歡宴集清流從茲淮海登臨趣樂事良辰屬二州

右和王崇禧寄揚州尚書

吏部頓郎中起陸尚書佃與同年因迎哲宗神主集班西苑追思首預聞喜  
逮今三十一年再至感舊賡唱長言遠垂寄示老病讀之不覺感歎強次

來韻以答嘉貺

集英親策際天人曾見諸賢解褐巾薦棘校文欽藻思華林頌宴接車塵年光世

故推移久士論朝咨寵遇新老病忽紆懷舊作長吟猶憶曲江春

熙寧三年神宗初御集英放榜

予時以知舉官持立宸前及賜聞喜宴亦預班列

廣陵芍藥盛開品目比舊又多累日與同官賞歎不足因記嘉祐中西臺吳

大資與留守宋丞相唱和二篇吳詩有不逐新奇爭世玩却憐陶菊與莊

樗之句宋荅云松篁何意常如舊閑倚霜空不肯凋意有未盡輒成二章

應是圓平降瑞精

見針元興壯丹賦

散為穠麗徧邦城重包疊葉三春後膩臉豐肌百態

生一自亮堂甄異品至今花譜續嘉名都緣尤物多奇變豈為繁華逐世情

稟質由來自絕倫誰將巧思變天真鄭風謔贈緣情密謝守翻階得句新菊聚萬

鈴樗大本松添七鬢竹浮筠未知妍陋從何辨等是生成一大鈞



蘇魏公文集卷十二終

蘇魏公文集卷十三

宋太子太保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魏國公蘇頌撰

逢年舜畊

裔孫萬靈錫經重棗

晉爵耀庭

前使遼詩

和國信張宗益少卿過潭州朝拜信武殿

夷裔陵邊久文明運算高三冬馳日御一夜隕星旄從此通戎賂於今襲戰袍威靈瞻廟像列侍寫賢豪民獲耕桑利時無斥堠勞金繒比干櫓未損一牛毛

和張少卿過德清憶郎中五弟

平昔知君兄弟名籍隨廉茂策通經

昆仲同舉進士至南宮請試明經

已傷荆木一枝折重過桐

鄉雙淚零朝見鶴鴒詩思苦夜聽鴻雁睡魂醒近聞阮巷有才子異日軒昂看拾

青

和張仲巽過瀛州感舊

覽君關外感懷篇重到藩城倍愴然豈為官遊無定止却思世故易推遷流年忽

復龍周紀

仲異去高陽今十二年矣

急景仍逢雁去燕物是人非重惆悵空餘陳迹吏民傳

仲異

近悼亡過此故史迎候因語舊恹然懷念

### 和安撫王臨驥見寄

十月河濱土未乾行人裘褐苦沾汗邊侯顧遇勞紆軫驛舍留連暫憩鞍義貫雪  
霜松操古氣凌星斗劍光寒待君早晚功名就重約虛齋論隱桓

大觀舊學春秋

### 和王大觀寄張仲異

內使名卿話昔遊高談術略氣橫秋邊亭一別嗟淹久故眼相看重唱酬舊德朝  
端方見用

仲異

清才關外苦難留

大觀腰間擊綬頻加寵幾見新頭代故頭

大觀自順安守歲中

移送撫再遊驪驥

### 初過白溝北望燕山

青山如壁地如盤千里耕桑一望寬虞帝肇州疆域廣漢家封國冊書完因循天  
寶興戎易痛惜雍熙出將難今日聖朝恢遠略偃兵為義一隅安

### 和仲異過古北口楊無敵廟

漢家飛將領熊羆死戰燕山護我師威信仇方名不滅至今遺俗奉遺祠

### 和仲異山行

天險限南北回環千里山客亭依斗絕朔地信偏慳伴月驅行傳緣雲度故關林泉雖勝賞無奈霄奚間

和仲巽過度雲嶺

磴道青冥外躋攀劇箭飛朔風增凜冽寒日減清暉使者手持節征人淚濕衣此時仁傑意心向白雲歸

奚山道中

山路縈回極險屯才經深澗又高原順風衝激還吹面濺水堅凝幾敗轅

山澗水流遇冰

凍則橫溢道上破人謂之澗水險澗百狀每為車馬之患

巖下有時逢虎跡馬前終日聽夷言使行勞苦誠無

憚所喜殊方識漢恩

和仲巽奚山部落

千里封疆到霄間時平忘戰馬牛閑居人處處營耕牧盡室穹車往復還

過摘星嶺

路無斥堠惟看日嶺近雲霄可摘星握節偶來觀國俗漢家恩厚一方寧

和晨發柳河館憶長源郵舍

君逢嘉景息如泉欲和慚無筆似椽山谷水多流乳石旃表人鮮佩純綿服豈幾

類南冠繫星土難分列宿纏安得華風變殊俗免教辛有歎伊川

敵中多掠燕薊之人雜居番界

皆削頂垂髮以從其俗惟巾衫稍異以別番漢耳

### 和宿牛山館

山深派館迥部落不成城夜永人無寐冬溫氣自清夷音通夏楚漢地接平營思  
信今無外戎庭肯背盟

### 又七絕

孤村四望百重山使節相陪北度關休歎光陰懷往昔且看巖石自瀾班

### 和題會仙石

雙石層稜倚翠巔相傳嘗此會羣仙繫風捕影誰能問空見遺踪尚歸然

### 和宿鹿兒館

朔人射獵取麋麝天慶仁心所不為鳴角秋山少間日標名郵館客慵窺

### 和冬至紫蒙館書事

秦時迎長日殊方展慶杯關山厭沙磧星斗望昭回月共寒更永風隨協氣來欲

知王歷正候律應孳茲

### 和就日館

戎疆迢遞戴星行朔騎奔馳東大迎人向萬山峯外過月從雙石嶺間生

館之東南有雙

峯山行李將至見月初上

馬蹄看即三千里客舍今踰四十程

十月五日出都逾四十一日矣

每念皇華承

命重愧無才譽副羣情

和過神水沙磧

沙行未百里地險已萬狀逢迎非長風狙擊殊博浪昔聞今乃經既度愁復上幸無漲天災日月免遮障

和土河館遇小雪

薄雪悠揚朔氣清街風吹拂毳裘輕人看滿路瓊瑤跡盡道光華使者行

和檀香板

鏤檀芬馥貫緇裘擊玉敲金一串花自與麗妃親記曲後來傳玩幾人家

和神水館逢齊葉二國信

幾句馳傳困風埃忽聽南輅病眼開千里故疆難際遇一封京信况同來論情不異聲投谷適意過於渴望梅談笑未終催命駕歸心雖切且徘徊

使回蹉榆林侵夜至宿館

十二月十七日

使還兼道趣南轅朝出沙陀暮水村邊落蕭疎人自少朔天淒慘日長昏鷓聞宿

客驚如關馬識歸途去似奔屈指開年到京闕夢魂先向九重閣

和使回過松子嶺

石徑縈紆甚七盤披榛策馬上煙巒回頭却見臨潢境千里猶如指掌看

和遊中京鎮國寺

塔廟奚山麓乘輶偶共登青松如拱揖棟宇欲騫騰俗禮多依佛居人亦貴僧縱觀無限意紀述恨無能

和富谷館書事

迢迢歸馭指榆津日淡西風起塞塵沙底暗冰頻踈馬道路冰凍多在沙底被人

嶺頭危徑罕逢人客心牢落偏多感天意融怡漸發春珍重詩翁饒藻思剪裁風

物見長新

和奚山偃松

亂枝輻輳翠陰圓倚岫垂崖盡偃然不為深根生觸石定應高幹上摩天

和過打造部落

奚夷居落瞰重林背倚蒼崖面曲潏澗水逢春猶積凍山雲無雨亦常陰田塍開壑隨高下樵路攀緣極險深漢節經過人競看忻忻如有慕華心

新歲五十始覺衰悴因書長句奉呈仲巽少卿

始衰心事自堪嗟但覺時光似轉車白傅開經五秩滿仲尼學易數年加負新筋力誠難強報國功名事轉賒若問信書何所得樂天知命任生涯

後使遼詩

熙寧十年八月自國史院被命假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充大遼生辰國信使十月三日進發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還闕道中率爾

成詩以紀經見之事及歸錄之

某奉使過北都奉陪司徒侍中潞國公雅集堂宴會開懷縱談形於善謔因道魏收有通峭難為之語人多不知通峭何謂宋元憲公云事見本經蓋梁上小柱名取有折勢之義耳文人多用近語而未及此輒借斯語抒為短章

以紀一席之事繕寫獻呈

宋詩紀事引邵壻編作即席獻文潞公

高宴初陪聽拊鼙清譚仍許奉揮犀自知伯起難通峭不比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荷公德度容狂簡故敢忘懷去町畦

向叅使遠於今十稔再過古北感事言懷奉呈同事閣使

西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姚麟

曾到臨潢已十齡今朝復叅建旌行正當朔地百年運又過秦王萬里城盡日據鞍消髀肉通宵聞柝厭風聲自非充國圖方略但致金縢慰遠毗

次行奚山



溪山繚繞百重深，握節何妨馬上吟。當路牛羊眠薦草，避人鳥鵲噪寒林。羸肌已怯，禮表重裘鬢寧禁。平聲霰雪侵獨愛，潺湲溪澗水無人。知此有清音。

同事閣使見問奚國山水何如江鄉以詩答之

奚疆山水比東吳，物色雖同土俗殊。萬壑千巖南地有，扁舟短棹此間無。因嗟好景當邊國，却動歸心憶具區。終待使還酬雅志，左符重乞守江湖。

早行新館道中

經旬霜雪倦晨征，重過邊疆百感生。日上東扶千嶂影，風來空谷萬號聲。人心自覺悲殊土，物色偏能動旅情。况是天恩懷憬俗，不妨遊覽趁嚴程。

奚山道中

村店炊黍賣，錫有如南土。

擁傳經過白雪東，依稀村落見南風。食飴宛類吹簫市，逆旅時逢煬竈翁。漸使邊氓歸畝，方知厚澤遍華戎。朝廷涵養恩多少，歲歲輕車萬里通。

過新館罕見居人

引弓風俗可傷嗟，滿目清溪與白沙。封域雖長編戶少，隔山才見兩三家。

牛山道中

耕種甚廣，牛羊遍谷間之皆漢人佃奚土甚苦輸稅之重。

農夫耕鑿遍奚疆，部落連山復枕岡。種粟一收饒地力，開門東向雜夷方。田疇高

下如棋布牛馬縱橫似谷量賦役百端閑日少可憐生事甚茫茫

發牛山

朔發牛山道路回遠終日南行至暮又北趨宿館

山坡縈紆道阻長數程行處尚相望晨裝方指南高外館南一峯最高發人謂之南高山宿館遷

趨北斗旁既乏遠謀慙肉食空將衰鬢冒寒霜却尋十載曾行地風物依然土境荒

契丹帳

鹿兒館中見契丹車帳全家宿泊坡坂

行營到處即為家一卓穹廬數乘車千里山川無土著四時畋獵是生涯酪漿羶肉誇希品貂錦羊裘擅物華種類益繁人自足天教安逸在幽遐

奚山路

出奚山路入中京界道旁店舍頗多人物亦衆

行盡奚山路更賒路旁時見百餘家風煙不改廬龍俗唐廬龍節度兼押契丹使塵土猶兼澣海沙朱板刻旗村肆食食邸門郡木刻朱旗青羶通憶貴人車貴族之家車屋通以青羶覆之皇恩百歲如

荒憬物俗依稀欲慕華

中京紀事

十一月十六日到中京未經苦寒天氣溫煦幾類河朔行人皆知厚幸紀事書呈同事閣使

東遼本是苦寒鄉况復嚴冬入朔疆一帶土河猶未凍數朝晴日但凝霜上心固已推恩信天意從茲變燠暘最是使人知幸處輕裘不覺在殊方

過土河

中京北一山最高土人謂之長叫山此河過山之東才可漸車又北流百餘里則奔注瀾漫至冬冰厚數尺可過車馬而冰底細流涓涓

絕不

長叫山旁一水源北流迢遞勢傾奔秋來注雨瀟郊野冬後層冰度輻輳白草悠悠千嶂路青煙復復數家村終朝跋涉無休歇遙指郵亭日已昏

贈同事閣使

山路盡陂陀行人陟險多風頭沙磧暗日上雪霜和草淺鷹飛地冰流馬飲河平生畫圖見不料再經過

沙陀路

二十三日入沙陀路行馬頗艱

上得陂陀路轉艱陷輪摧馬苦難前風寒白日少飛鳥地迴黃沙似漲川結草枝梢知里堠放牛墟落見人煙從來天地絕中外今作通遠近百年

觀北人圍獵

北人以百騎飛放謂之羅草終日才獲免數枚頗有愧色嗣謂予曰通次小圍不足觀常時千人以上為大圍則所獲甚多其

樂無涯也

莽莽寒郊晝起塵翩翩戎騎小圍分引弓上下人鳴鏑羅草縱橫獸軼羣畫馬今無胡侍詔世傳陰山七騎圖乃唐胡瑛劍造後人多模眉及別為變態然皆不及舊製射鵬猶懼李將軍山川自是從禽地一眼平蕪接暮雲

遼人牧

羊以千百為羣縱其自就水草無復欄柵而生息極繁

牧羊山下動成羣  
草啣草眠沙淺水濱自免觸藩羸角  
困應無挾策讀書人  
羶裘冬獵千皮富  
潼酪朝中百品珍  
生計不羸衣食足  
土風猶似茹毛純

某兩使遼塞俱值郊禮之歲今以至日到北帳感事言懷寄呈同館諸公

兩秦臨漢使俱逢秦時祠國陽隨仗日塞外抗旃時盛禮羣公預丹心萬里馳周南歎留滯何似異方悲

初至廣平紀事言懷呈同事閣使

雙節同來朔漠邊  
三冬行盡雪霜天  
朝飧羶酪幾分飽

同事常言修養法行路飲食不得飽過五分則諸病

不生夜擁貂狐數鼓眠  
子平生少睡雖三鼓就枕至五鼓亦不復懷矣

光景不停如轉轂  
歸心難遏似流煙  
須將薄宦同羈旅  
奔走何時是息肩

冬日北庭懷餘杭舊僚屬

曾約尋山春水間  
越江吳岫遍留連  
沙頭寺院看花日  
湖上樓臺試茗天  
酒後歌呼常薄暮  
風流雲散忽經年  
東遼萬里相望處  
滿眼荒郊倍慘然

契丹馬

契丹馬羣動以千數每羣牧者才三二人而已縱其逐水草不復羈鼻有役則旋驅策而用終日馳驟而力不困乏彼謂云一分縱十分騎

番漢人戶亦以牧養多少為高下視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翦剔云馬逐性則滋生益繁此養馬法也

邊林養馬逐菜蒿棧阜都無出入勞用力已過東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  
御鄉評貴家有材駒事力豪略問滋繁有何術風寒霜雪任蹄毛

北帳書事

到會同館晚夕大風沙塵蔽日倍覺苦  
寒赴行帳之辰騰風頓止晴和可愛

北海蓬蓬氣怒號厲聲披拂晝兼宵百重沙漠連空暗四向茅簷捲地飄與日過  
河流水涸行天畜物密雲遙

北中久早經冬無雨雪

輶軒使者偏蒙福夙駕陰靈斗頓消

廣平宴會

禮意極厚雖名用漢儀其資多矣遠俗

遼中宮室本穹廬暫對皇華闕廣除編曲垣牆都草創張旗帷幄類鷄居朝儀強  
效鵠行列享禮猶存體薦餘玉帛係心真上策方知三表術非疎

離廣平

十二月十日離廣平一向晴霽天氣溫暖北人皆云未嘗有之豈非南使和煦所致耶

歸騎駸駸踏去塵數朝晴日暖如春向陽漸使聞南雁炙背何妨效野人度漠兼  
程開鼠褐據鞍濃睡側烏巾窮冬荒景逢溫煦自是皇家覆育仁

山路連日衝冒風雨頗覺行役之難

却到深山巖已殘西風連日作晴寒塵埃季子貂裘敝憔悴休文革帶寬往復七  
旬人意怠崎嶇千險馬行難三關猶有燕山隔安得陵空縱羽翰

發柳河

十二月二十七日早發柳河踉蹌山路險滑可懼因見舊游宛然如昨

清晨驅馬兩崖間，霜重風高極險艱。前日使人衝雪去，今朝歸路踏冰還。道旁榛莽樵蘇少，野外汙萊耒耨閑。遠土甚沃而地寒不可種，春深始耕，秋熟即止。還似昔年經歷處，下弦殘月

插東山

摘星嶺

二十八日過摘星嶺，行人相慶云：過此則路漸平坦，更無登涉之勞矣。

昨日才離摸斗東，今朝又過摘星峯。

摸斗摘星二嶺名。

疲軀坐困千騎馬，一行二遠目平

看萬嶺松絕塞阻，長踰百舍畏途經。歷盡三冬出山漸識還家路，騶御人人喜動

容

一云行漸識還家路。

契丹紀事

契丹飲食風物皆異，中華行人頗以為苦。紀事書呈同事閣使。

夷俗華風事事違，矯情隨物動非宜。肥醲有膳嘗皆遍，繁促聲音聽自悲。沙眯目看朱似碧，火薰衣染素成緇。退之南食猶成詠，若到窮荒更費辭。



蘇魏公文集卷十四

宋太子太保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魏國公蘇頌撰

逢年舜畊

裔孫萬靈錫經重棊

晉爵耀庭

挽辭

慈聖光獻皇后七首

內德方嬖茂徽音比姒超詒謀二聖託燕處兩宮朝功被人間滿神歸帝所遙巍  
巍光獻策萬世配仁昭

晨夕東朝路鑾輿問寢興蟠桃未再熟羽駕忽西昇逝水還天漢流光下玉繩聖  
心哀罔極時望永昭陵

帝室深攀慕仙都去不歸悲涼虛水殿彷彿見銖衣難復金龍駕終開白獸扉西  
郊三百里雨涕萬人揮

越從景祐至元豐儼極坤儀四紀中復辟先朝尊啓母助勤熙旦廣堯聰深居高  
拱收淵默盛德成功絕比隆太史方修長信注續詩應首二南風



冀王陰德在高門南院功名燕後昆慶衍曾沙鍾聖女尊居東殿見神孫紉宗新  
廣宣平第高主重開沁水園自昔后家稱累盛誰如終始六朝恩

初頒遺誥大廷中百辟悲號四海同過越喪期天子孝便蕃恩澤外家豐橋山弓  
劍開幽寢原廟衣冠入闕宮玉輦三元朝象帝年年長暮闕門東

亭構依然揭大椿宮闈無復駐颺輪清表念初承顏日長樂悲深奉質辰六御駢  
駢開道路五陵松柏慘風塵周南舊老偏摧感曾是初元奉策臣

熙寧二年文德殿上尊策臣預

行事官

### 宣仁聖烈皇后五首

辰極闕軒輝天人覆玉衣兩朝臨大寶

太皇太后在神宗末年已聽政

九載運璇璣永巷私門絕

通閨外族稀蕃釐崇構闕應待富神歸

及物深仁遠流光內德昭徽音繼任似至治協黃堯崇慶纓虧膳延和遽罷朝千  
官號慕處聲動九重霄

避殿尊先后垂帷祐聖孫憂勤萬機政聽納七臣言功載生民詠神遊永厚原鴻  
名兼四德難盡贊坤元

六月因山葬三年率土哀風雲金殿暗霧露石門開羽衛環神岳衣冠返帝臺悲

涼九虞禮不見大安回

元禊臨朝日羣賢輔政辰孤臣起南國再命入洪鈞雨露恩彌渥涓埃報未因守藩垂老恨無路從靈輶

濮安懿王夫人二首

國邸留慈範皇家肇慶基思齊京室配祔廟濮園祠改卜三川兆尊名一品儀禮隆由聖作萬世仰洪規

大電光流慶歸雲去莫攀千齡悲逝水七月會因山陵闕乾坤壯岡原鞏洛環王家傳爵土世世奉神班

中書令程文簡三首

邦國藩宣老階符陟降賢朝方尊舊德天不畀遐年勲載奉常誅神棲京兆阡悲笳聲未斷壘日下虞淵

星墜寢門夕歌興夢奠時騎箕長弼去罷社國人悲富貴驚萬川逝功名白日垂祇應金石刻無愧伯喈辭

都門簫鼓動哀音丹旆西歸詔祖臨故府簪裾空墮淚高原松楸已成陰藩朝宣力由忠蓋奠鼎書功映古今他日甘棠知不翦五州遺德在人深

贈太師中書令王公二首

族茂仙緱系恩隆帝渚姻兩朝全寵遇一節貫忠純敦悅耽儒術冲和味道真樞  
庭十五載當宁倚良臣

汾曲名家相國孫翊登樞鉉繼承恩旂章禮秩連三府彝鼎功名載一門棺斂衮  
衣哀冊異路驅班劍葬儀存清規素履知無晦金刻雄文賁九原

錢起居二首

地席賢王寵官分右掖司文華天所賦政事吏為師始見良言進俄驚哲士萎平  
生公輔業所賴聖明知

制策詞科世得賢諫垣書殿繼為騃皂囊封奏名欲議丹宸書箴著舊篇朝許臧  
孫為有後人嗟賈傳不遐年一門盛美時難及家學于今令子傳

司徒侍中杜正獻公五首

具美生名世熙工職代天規撫在臺閣風采著藩宣大議方尊老清時遽喪賢無  
言桃李感聞者共潛然

任重嘗當國功成急引年榮華脫屣去名節掩棺全白日佳城遠清風舉世傳誄  
終朝有法大行特高前

當辰思遺直推恩厚卹終袞貂官秩貴駟馬葬儀雄天老宵躔暗高陽舊里空從  
茲使車問不似十年中

卜築東畿謝事還冥鴻高蹈孰能攀朝廷寵遇三公禮園館優游十載閑此日精誠  
騎列宿他時歌詠嘆頽山慮終不及傳家事獨有忠言貢九闕

几杖初來宅次睢孤生從此被深知翹材館盛親師益綠野堂閑奉燕私恩紀難  
忘空隕涕緒言如昨重銘肌渙陽闕此一字栢無因闕一字延首東南倍愴悲

侍讀給事王公三首

當代儒林老誰知蘊學精典章推練達經術疏通明晉橐何時去堂坊一旦成漢庭  
傷賈傅仕不至公卿

禁序方尊寵雍容侍紫宸忽驚疇昔夢遂失老成人史藁留天閣銘旌去國闈龍  
門賓友散揮涕想遺塵

經幄咨嗟舊學臣誅章追冊兩優恩平時寵祿由稽古不朽聲名在立言駟馬嘶  
鳴還故國素車奔走送高原諸儒師表今亡矣惟有清風懣後昆

贈吏部尚書建安郡正肅吳公三首

間代生人傑高文擢雋科立朝風采峻臨郡惠慈多勲業傳青簡音容逐迅波百

年誰不至與善果如何

疇昔商楹夢吁嗟魯鳳衰清朝橈隆棟多士失元龜墳闕開京壤帷旌出洛師孤  
生懷舊感西望涕交頤

他日容臺議功書預討論穗章三品貴誅策二名尊遺直將誰繼清風想尚存戢  
棺何所恨牖下史魚言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李公三首

西李風流遠中朝族望幽寵榮三學士試守六藩侯不見登時棟還驚失夜舟平  
生喜名理一致視浮休

儒雅名公子承平輔相孫臺儀尊右轄世職重高門富貴今如夢便蕃歿有恩邇  
英前席地無復進嘉言

歲晚輾轅道神歸嵩少原百年封域廣三品葬儀尊笳管迎風急帷裳蔽日昏洛  
人應墮淚幾世見銘旛

觀文殿大學士刑部尚書贈左僕射兼侍中劉公三首

特起來南國登庸歷宰卿立朝弦載直遇物稱如平一夢榮華盡千年封禩成秋  
風暮江起悽咽逝波聲

星墜寢門夕鵬來州舍辰人悲喪遺愛帝夢失良臣勲業經綸遠文章氣馘新歿  
猶榮故里宸筆鏤堅珉

蚤歷平津館嘗蒙鮑叔知笑言忘位貌論議切箴規豈悟三秋別遂成隔世期英  
風今已矣遺恨滿江湄

宋中道都官二首

儒雅名公子風流粉署賢精神清比鑑論議直如弦朝已期登俊天胡不畀年永  
懷三友益一慟寢門前

文章微婉氣清道議論精通學瞻優方見璠璣為國器忽經蘭菊隕霜秋夢中應  
講陰堂與天上須刊白玉樓聞道遺編已成帙何人列上載蓬丘

致政少卿邵公三首

屢試循良政兼推幹裕才惠和綏列郡風績振行臺始見彤檐去端驛寫畫嬰回甘  
棠猶蔽帝高隴已崔嵬

江左推華胄朝端挹老成官登九寺貴跡寄五湖清治行當年立家聲繼世榮書  
林有賢傑名德豈慙卿

吳苑新開第都門遂掛冠俄聞曳杖歎未適散金歡舊跡餘三徑高風戢一棺只

應名不朽沈誌史臣刊

彭城縣太君二首

封邑從夫貴傳家嗣子賢初聞板輿去忽愴壽宮遷樹隱長平外川流渡澤前高門餘慶在足以慰沈泉

壽考人間福賢明闡內宗銘傳史官筆墓遠故鄉松雙劍歸還合南陔養莫容登堂曾拜客悽愴望新封

僕射文莊高公二首

學術儒林老人流國士尊立朝惟直道寤主有嘉言高議留帷幄清風遺子孫音儀嗟日遠隧路闕東原

寵祿功名孰與同平津儒者仕三公前言往行通今古素節清規壹始終巖廟猶傳風采盛燕堂威愴笑談空從來操尚人知少獨有遺思在聖衷

尚書祠部郎中大理少卿鄒公二首

早日文章譽他年法令師官終廷尉府葬用貳卿儀參佐任南畫哀矜讞獄詞平生經濟學不愧伯喈碑公墓刻端明蔡公之文

齋志齡雖趣傳家德已流里門開駟馬子舍直鼇頭不見車茵貴頻加紱冕優蕭

笳歸葬處聲斷漢江秋

彭城郡鄭太夫人二首

姓系山東胃鄉閭建業城有家歸吉士從子尹留京望郡疏封美黃堂侍膳榮終  
焉貴與壽無一慊平生

他日虧常膳呼醫走數州初欣藥瞑眩俄痛疾彌留子舍終天恨都人挽紼愁春  
風汝陰道貴母葬新邱

贈大理寺丞陳公一首

隱德稱鄉閭清風遺子孫未榮三釜祿先逝九原魂葬得眠牛地家開納駟門足  
令來者慕信有教忠言

留台賓客李公二首

奕世儒纓曹清朝翰墨臣裁成五色詔出擁兩朱輪栢署分曹佚銅樓拜命新如  
何止中壽志未展經綸

當年開府鎮金陵賤子嘗蒙國士稱俯仰緒言猶在耳齋咨遺恨遽填膺人歌梁  
木空傷魯兆啓佳城欲葬滕引紼都門時一慟悲風悽咽更難勝

秦國太夫人二首

昭文富  
相公母



象服朝儀貴封君國壤陪從夫乘五馬見子躡三台靜樹終難止東波遂不回棘  
樂吾相慕行道有餘哀

上宰隆恩禮中闈集寵光騰蘭金鼎味衣綵袞龍章不見文軒駕逸驚葆挽鏘宸  
慈均愴卹臨宴輟清觴

王子直二首

嗟若時之彥懷哉昔並遊十年追几硯一別見墳丘滿目皆陳迹傷心未白頭風  
流何處盡潁水去悠悠

逝者日云遠人情尤感傷素車來隧路莫哭起高堂集紀論才備阡銘敘事長友  
兄成雅志不朽是文章

司徒侍中賈魏公二首

仁聖隆儒有漢風平津經術位三公君臣契合千齡際文武名尊二紀中再謝韶  
蟬深畏寵屢提貌虎不言功一朝賓客銜悲散寂寞延賢閣向東

大邦開國賞元勳秘殿陞班寵舊臣公鎮北門日以出師助平貝壘遂開安國還  
朝納旄鉞仁宗特置觀文大學士班同宰相

以寵異之銍味幾年調鼎蘂丹青何日畫麒麟千官祖輶都門外駟馬嘶鳴潁水濱已

見刊碑新隧路無窮墮淚故州民

公再鎮許田  
兼封本國

蘇明允宗丈二首

觀國五千里成書一百篇  
人方期遠到天不與遐年  
事業逢知己文章有象賢  
未終三聖傳遺恨掩重泉

嘗論平陵系吾宗代有人  
源流知所自道義更相親  
痛惜才高世齎咨涕滿巾  
又知餘慶遠二子志經綸

王侍郎二首

四紀文章老三朝侍從賢  
安車初就第華髮未垂顛  
道卷留藩翰才豪付簡編  
風流一朝盡士類共潸然

獻賦初從淮海來漢皇欣得馬  
卿才絲綸誥命追三代山水歌辭冠一臺  
甲第圖書遺舊迹壽原松栢長新栽  
故州民吏餘思遠畫裏淒涼雅唱哀

廣東轉運張公二首

清白家傳業中和吏嚮風一門臺閣仕八使弟兄同  
讞議民無訟均輸國不空  
職勞終損壽勤事有遺忠

寄委頻承寵經營未盡才方從輿轎去忽逐逝川回  
返葬京阡遠遺思粵俗哀  
人知有餘德嗣子躡闈臺

歐陽文忠公二首

并序

某到東陽累月不聞中朝士大夫新作頗有孤陋之歎忽得穎上故人書錄公會老堂唱和詩詞為示遠方見之不勝企聳輒遍和以寄獻未幾聞公訃音且思昨寓書時乃公夢謝之月因愴前事作哀辭二篇以述感舊懷德之思焉

道繼三千子文高二百年朝廷得王佐經術有師傳筆削書纓就彌綸志未宣平生思穎事倏忽啓新阡

早向春闈遇品題繼從留幕被恩知何期激水絨書日正是椒陵夢奠時感舊緒言猶在耳愴懷雙淚謾交頤誰將姓字題延道共立門生故吏碑

駕部郎中畢公二首

世德公高裔家聲相國孫

丞相文簡嘗自稱公高之裔見於私記

飾儒成吏事訓子服忠言道直躬

難進流長慶有源推牛方返莽納駟已高門

早仕潛郎省通才適世資衣冠推吉履州郡載遺思喬木陘山外陰堂洛水湄令名千古在沈刻爭臣辭

國史龍圖侍郎宋次道五首

臺閣三朝舊綠綸載世承早年欽妙譽末路愧同升論議無吾間文章豈象能二  
經垂絕筆天喪沈吳興

接武由童冠論年並已庚切磨三友益終始一交情少別才經夏何言遂隔生空  
深寢門慟不見總帷旌

告卧春明日災逢本命年英靈百人敵奄忽一朝捐妙墨宗祧秘

次道嘗奉詔題  
仁宗皇帝祔主

遺文太史編家書四世學嗣子復能傳

前日聞君撒瑟初傷心悲憤不能舒平生鮑叔偏知我垂老莊龍獨棄予人物風  
流今已矣交游零落痛何如從茲道義誰相告每欲臨文輒廢書

君嘗齟齬更三已我亦遭迴再下遷趣舍既同高誼在升沈雖異素交全斤從質  
喪知何用蕙為芝焚亦自憐重詠十年情味句吁嗟生意轉脩然

次道送予守杭州時有十  
拜情味與君同之句

### 朝議大夫致仕張公二首

清修聞校議慈惠布州蕃奉使功雖最遺榮道亦尊卜居隣楚澤反葬近秦源自  
得尋真趣高風世所敦

公喜修養致政甚早  
年八十精力不衰

憶寓龍陽館曾陪布素遊登朝俱老大分袂幾春秋脫屣追三景遺衣復一邱無  
因素車送感舊涕雙流

子稚齒隨親寓武陵接公  
後同在朝列今觀五十年

致政侍讀孫蔓叔二首

秘殿除書降經筵特詔開未聞陪幄議忽起奠楹哀卜葬青烏兆臨喪白馬來平生我投分灑淚向天臺某奉天官齊繼公後英祖修官日光皇出震年甘泉方授職少海繼登賢望積公台久恩從誅冊宣遺思滿京邑曾議市租錢

司空贈太傅康國韓公五首

厚重資天粹忠清襲世芳周臣言諤諤漢相貌堂堂見象中台折傷時一鑑亡罷朝仍制服卹禮厚公王

前日宗明路初聞撤瑟時兩宮馳道哭三市輟春悲精爽騎箕尾功名載鼎彝誰修鳳池錄真筆載蕭規

文物衣冠萃一門如公終始見輿言三登慶歷三人第公慶歷中舉進士自秋賦海禮闈及廷試皆在第三

四入熙寧四輔尊公熙寧初自副樞連參預拜首相六年再為史館凡四命輔相繼世拜封前及後並時當政弟

連昆漢袁楊與唐蕭杜更有清風在裔孫

甲第初開汴水陽安車歸後體柔康交游款密情無間尊酒歡娛興未忘懷舊每論場屋事傷離為惜潁川裝朝來重過里門外感物思人淚數行

六紀增來福未涯三公歸第寵頻加達逢雨木官雖怕二月中屢有木校賢植辰年夢已

嗟中祀牲牢開祖道太常鏡吹送靈車傷心前月登門後臨別殷勤貶手華某二月九日謁公公再三話平日相從之事久之又云此行恐不再相見不果歎別既而又貶手筆意益勤重復一月閱公不起悲傷尤切

司空平章軍國事贈太師開國正獻呂公五首

二聖臨熙運元精降佐臣承太嶽裔生在敦音頓祥辰六紀登遐壽三期秉大均

公在相位三年還騎箕尾去仍值在蛇春運偶千齡旦家傳萬石風五朝京兆尹文靖公乾興中

尹京後公昆弟相繼至今三世大司空文穆公文靖公並以司空平章至公三世登台致主唐虞上論經伏鄭中公前歲上

尚書論語考經要義百篇又稱極有益於學問生鍾維嶽降葬復近神崧公塋在新鄭縣神崧里

首建司空府前臨魏闕門特留黃髮老對直紫微垣故事傳臺閣清風遺子孫四

方桃李滿不待史官言

漢代明經相唐朝鎮俗賢時方尊長孺天遽奪公權究冕頌新隧笳簫入故阡文

成内外服二美冠周篇

自歎駑屯世少同平生知己莫如公早參直諫多聞數晚入坯陶一器中存殒交

情成契闊晤言名理謾研窮追思五十年前會已識河東父祖風景祐四年舉進士開封公與故

呂紫微婚取每相期于場屋始獲拜接當時流輩皆知公公輔之器

蜀公范景仁忠文公四首

雅麗文園令深湛揚大夫初為蜀詞客終作漢真儒榮遇封公爵歸休職禁塗蓬  
時致君事自與二賢殊

仁祖倦勤日公居獻納司累朝論國本三接歎忠規未奮經綸業空留典冊詞二  
名彰美行千古有遺思

追憶詞場舊交游四紀餘編年逢絕筆

公修仁宗實錄成  
遷秩某忝當制

議樂見成書

公進大樂  
書蒙以副

本為

傳忽愴題丹旆無由走素車傷心寢門慟南望涕漣如

歲在龍蛇會思賢屢感傷未收空土淚又送蜀公喪

公與呂司空  
相繼薨謝

士類將安放交

情何日忘共傳金石刻俱是大文章

知樞密院孫溫靖公二首

位冠樞幾輔名高羽翼臣一言曾寤意四近久同寅丹旆都城遠青松隧路新西

瞻裕陵道想從屬車塵

疇昔消搖曳杖時鑾輿臨哭從官悲三朝弼亮推公望一品哀榮厚葬儀陪幄謀

猷存故事出藩慈惠有餘思伯喈辭刻雖無愧還作鄉人墮淚碑

太子太保致仕李公二首

衣冠元禮舊龍門旒鉞西平奕代勲官是唐家貴公子名高漢室故將軍四朝人

地推時望十載丘園脫世紛國器幡然臨壑殫齋咨遺事謾傳聞

治平中公公自相臺被召將有進

用以疾而止

子厚論先友文

字開一

憶稚年一時陪俊傑四紀奉周旋蘭玉高門盛松筠晚歲堅

風流今已矣感舊獨潸然

景祐中先人在朝與公相接某因獲拜絕前歲奉謁公公道舊勤勤一聞公訃悲愴累日

秦國夫人二首

安樞 寄母

母儀兼婦德訓子復宜家舊宅隣三徙新恩副六珈累茵榮養久八秩享年遐宗族稱賢行說說福未涯

大國膺朝寵樞庭慰母慈生為命婦首

大臣之家赴朝惟夫人為母行

殮用貴臣儀

夫人在殮間特恩賜水銀

龍鈴紉傳哀閣金屏卷贊祠攀車泣公輔行路共齋咨

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馮公三首

特起來湖海詳延入雋科三登袞然首再續喜哉歌巖廟勲勞積藩宣惠愛多超  
遙脫屣去誰嘆逝川波

清潤慈明玉汪洋叔度波不憂仁者壽早作哲人萎黃鶴歸無日青烏葬有期陰

堂介邢密相望國僑祠

皇祐登瀛日同升愧妄庸

皇祐中子與公同召試入館

我年先一飯君學富三冬久要平生好



分攜晚歲逢無因素車去執紼望邱封

尚書左丞贈開府儀同三司鄧公三首

氣蘊江山秀人如圭璧溫一登文石陞遂直紫微垣

公熙寧初召試除館職未久直舍人院

論議中

司見謀猷內制存公孫宿儒譽垂老上金門

未正階槐位先登省轄崇帝方咨傅野天遽奪楊公黻冕恩褒德蕭冠禮送終淮濱故人在一慟向西風

貢部掄才選高風素所欽方聞二道策

公嘗上賢良策以罷舉不試

獻納百官箴榮滯登台晚

周爰注意深有時無命歎遺恨古猶今

中書侍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傅欽之三首

賈傅少馳譽平津晚蓮時生賢不俾壽造物孰能知故事留烏府清規載鳳池上思楊綰直當展屢嗟咨

璞玉渾金量經邦論道賢肖形真間氣委蛇歛終天總帳羣公莫楹書奕世傳云誰哭之慟慶歷老同年

平生出處與迤通五十年中事事同晚歲金門陪末議一朝華笈見將終晉賢已失蒼生望魯國還嗟我道窮衰病無因送歸紉商聲聊復寄深衷

龍圖閣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滕元發二首

逸氣雄詞昔自將，文場獨立見軒昂。  
飛騰正近煙霄路，獻納嘗依日月光。  
去國丹心那易折，臨州惠愛想難忘。  
蓋棺未畢經綸志，精爽猶應在帝鄉。

大器何妨更晚成，當年師友盡豪英。  
高談每及功名際，壯志元無寵辱驚。  
天上玉樓須作記，人間白石覩佳城。  
傷心宿草東吳路，雲水淒涼萬古情。

同安裔孫萬靈錫經

逢年舜畊

晉爵耀庭

允恭子敬全枝字

蘇魏公文集卷十五

宋太子太保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魏國公蘇頌頌撰

逢年舜畊

裔孫萬靈錫經重稔

冊文

晉爵耀庭

仁宗皇帝諡冊文

維年月朔日甲子孝子嗣皇帝臣名謹再拜稽首言臣聞夫軒之蹟不一而帝有神黃之稱戊丁之王繼興而廟有中高之冠矧夫世祀寢遠軌迹相公非顯號無以彰厥功非鴻名無以昭有德是曰大法詎可闕焉伏惟大行皇帝潛哲溫恭高明博厚生知之性表于冲年君人之量發于事業爰自兩明繼照重華協帝入纂辰極上當天心屬長樂之臨朝任舊人而共政雖明德務晦弗厲嚴威而皇綱用張坐銷權黨四年罪而天下服三年而百姓乂然後發德音下明詔復賢科之親策革文體之豔麗于時能言之類率籲而在朝屬辭之流壹變而返古故天聖明道之間號令風采于斯為盛矣逮夫乾綱獨運天德清明躬親萬幾總核群吏鉅細必掣書奏無留本乎厲精迄用致治因考古之禮樂遂有意于興襲青壇致祀

親籍千畝之田大寢告成合法二儀之位增徽冊於祖考裕大饗于廟祧登園丘而歆上神者九終嚴報闕陽館而類太微者再成宗祀始時儒官倚席士不宗師乃臨幸太學禮見經員繇是庠序之教興天下建彙民久忘戰乃大閱北郊考數軍實繇是師田之訓舉至於著祀儀以謹有司之職纂樂記以補六藝之缺觀享享之象而薦三鼎于九效案旋宮之圖而配七音于二樂皆前世所未悟諸儒所不講自我制作俱盡情文故景祐慶厯以來聲明文物於是大備矣加以崇尚經術祇畏天命以彞倫皇極之道為常戒以法家拂士之言為攸箴其或災眚薦臻雨暘未若則必夙宵祇飭恐懼修省上答謹告皆本誠慤是以絕意聲色無事遊畋惟藝文是親非訓典不道邇英畫訪延講學之士觀文燕居耽墳史之玩刊金石以揭六經之文邈儒學以定訓籍之目雖聽斷多務而研覃不廢故述作之制則有洪範政鑒以考休咎之證神武秘略以論奇正之謀筆法之妙則有宮殿題榜皆窮飛動之勢刀鼎銘識兼該篆籀之體多能本乎天縱人文以之化成而又心推至公性有大度動作必憲於古昔居處必防於逸欲圖尚先烈為訓鑒也詔錄唐事觀典則也官增諫員廣聰明也政委公輔謀治理也其損已之大則却徽號以守謙虛節服御以示敦朴減後宮之數以歸配良家黜斜封之恩以弭防私

謁其恤民之深則遣使臣以寬力役蠲茶禁以止刑誅立廣惠之倉以救恤艱食  
出內帑之泉以資佐糴本其前識之遠則遏近戚之干公議罷功臣之任政司廣  
同姓之封以敦叙邦族建主器之位以預正皇統兵雖時動期禁暴而已無尚功  
廣地之賞刑雖未厝務去惡而已多有過捨生之恩當夏戎之叛渙也謀臣獻侵  
伐之議乃以靜緩疆垂率從保塞之請儂獠之繹騷也上將建蓋平之功猶慮重  
勞異域遂止深入之師其禦戎徠遠之術長矣保邦息民之利深矣故臨涖天下  
四十二年内無玩兵之虞外無暴斂之困生聚休息表裏謚清雖古所謂至治之  
極豈是過歟夫惟享厯之久而能遜志不伐保休德獲全名此故哲王之所難也  
况復仁以守位寬以得眾兢業以隆三聖之緒謙恭以盡群下之情持盈守成要  
終猶始益自三五以還未有若茲之具美也方將淵默以凝思優游而恭己法乾  
坤簡易之德濟泰鴻億萬之年而歲務勞神憂勤損壽奄遺末命遂棄萬方率土  
銜哀攀號靡所顧惟眇質獲嗣慶基夙奉慈嚴敢忘率厲今以移卜惟吉因山肇  
成眷同德典禮之臣授稱天節惠之義奉揚景鑠祇薦崇名謹遣攝太尉具官臣  
某奉寶冊上尊謚曰某謚皇帝廟號某宗恭惟颺御未遙威靈如在昭膺懿冊永  
寶尊稱流祚於無疆配天而齊極嗚呼哀哉

立皇后冊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五月癸未朔十六日戊戌皇帝若曰天地判合以綱人倫君后取則以御家邦自昔三代內德之茂二南風化之本治道所繫詩書述焉朕纂紹丕服上蒙太皇太后聖訓八年于茲而長秋未建奉饋闕職厯詢舊門審定福耦慈衷惟允斯即其人咨爾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女衣冠望族鄒魯華胄流光儲祉鍾粹邦媛有徽柔之質不待母師之誨有安貞之美宜配坤極之尊稽謀大同儀物惟稱今遣攝太尉蘇某攝司徒王巖叟持節冊命爾為皇后膺茲嘉禮往踐宮朝協宣陰教母臨萬方朕春秋時思虔七廟之享后惟衡統是將朕晨夕承顏致三宮之養后惟膳饗是視朕卑服節儉以躬率天下后亦練繒是式朕宴游省耕以穡事為本后亦種稌是資於戲皇天無親惟德斯永寅畏饗福與順正吉嗣續百世克終有慶不其趯歟

奏議

立家廟議

至和中文潞公作相立家廟下禮官議公時知太常禮院上此議元豐中知滄州因賜對神宗嘗從容訪問為學之要且云周卿

于典禮尤為精詳可以往時所論一二事來進因奏家廟承重二議

檢會慶厯赦書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創立家廟謹按周禮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

考廟曰顯考廟是諸侯祭父祖及曾高所以然者服盡四世始祖不祧通為五世也大夫三廟及曾祖也始封不祧通為四世而高祖止于享嘗也士二廟及王考也皇考則為禩而祭之下士止于一廟其王考則無廟而祭之唐及本朝廟二品

以上得祭四世三品以下皆祭三世六品以下無廟者皆祭于寢

按開元禮及開寶通禮皆云六

品以下若有廟者如五品儀無廟者祭于寢

今赦恩既許依舊式即合依禮令之數又按古者一世一

廟五世則有五廟矣今之廟制與古不同皆為一廟同堂異室則一品二品之廟並一堂四室三品四品五品之廟並一堂三室乃合禮制又禮記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祭祀若然是有廟者止于其身子孫無爵祭乃廢也又禮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今二品之家立廟者既死而子孫主祭如六品以下即祧二主祧一主又牲牢俎豆器物頓異在於人情似未允愆若乃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如官當立廟者請因遇恩封國公立廟一堂四室祭及高祖量賜田若干頃尚書將軍及曾任二府或節度使者特封郡公立廟一堂三室祭及曾祖賜田若干頃給諫以上曾任學士者特封縣公廟亦一堂三室賜田若干頃其初封官未及二品者依三品未及三品者依五品其未有廟者即不得賜田每田二頃



許置客戶若干人並免州縣科役其田除祖稅外地利悉入其家專以奉祭事不得他用死則子孫承襲並世降一等公降為侯侯降為伯當襲封者須長嫡子無長嫡則諸子見為長者同特改一官若令遺表外其餘恩數悉同常制其田子孫不得典賣有罪絕者還沒官此亦稍近古法可以上副赦恩之意若以封爵難于遠行即請考按唐賢寢室祠享儀不須牲牢俎豆止用燕器祭常食而已

### 議承重法

臣近因上言臣僚家廟祠享事乞重定服紀親疎之制曰一節准五服年月勅斬衰三年嫡孫為祖父為長子今士庶之家子孫罕分嫡庶其相為服往往一概以斬衰期或踰年從吉便行嫁娶苟有犯者緣勅律不分士庶便當一例斷罪臣以謂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傳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何以言之謹按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康成曰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而經不言長孫為祖者蓋有爵土則父歿次當傳已其承重可知也近代仕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異也生而情理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

重故謂當服者為承重而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厯中朝廷欲議臣僚應任子者長子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等此亦近立宗之法也然雖有此議亦不果卒行慶厯末石中立卒未幾庶子從簡又卒嫡孫祖仁先已服期不知後服禮官以謂宜別制斬衰嘉祐中劉焯祖母卒自言幼孤鞠于祖母雖有諸父亦乞解官行服禮官議焯是長孫自當承重臣竊謂祖仁官丞郎列近職世荷賞延是亦有重可承者也焯乃庶官世又非顯若云鞠于祖母報以三年可也有諸父在而令承長孫重非也故熙寧八年六月詔書嫡子死無眾子者然後嫡孫承重襲封爵者雖有眾子猶承重此明宗子傳重正合古禮而未識無封爵者及庶人所以承重之意故學禮者猶以為未盡也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故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由是言之尊卑之禮有隆殺之異而喪服從而為之制也明矣今服祖重者而無所以為重之義又無大夫庶人之別是尊卑一統而貴賤同體也臣伏覩朝廷修舉遺隆禮無不講喪服之制事于典刑有所未明固宜稽考欲乞特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若以無封爵者無傳重之義即乞別立服制如在禮故合承重亦乞參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有以異于眾子孫之法及庶人與士大夫當與不當同一律頒佈天下使人知

尊祖不違禮教則州郡用法斷于不疑也臣職在守藩不當輕議禮典然麗刑獄  
獄亦州郡之所得言也

### 議學校法

臣聞古者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於邑雖王之諸子卿大夫之子弟及國  
之後選皆造焉三代所以教化行而習俗成者由此道也自鄉遂之制壞而學校  
從而廢缺漢晉而下代有興置至唐而後備上都立國子監以摠六學之務設官  
則有祭酒司業為之長博士助教直講為之訓導監丞主簿掌其政令外則京府  
州縣各有學並置博士助教以主訓授之職由是黨庠遂序國學之制稍稍復矣  
國朝自景祐以來天下建學慶厯以後數立規程自是諸儒知所宗尚歲月寢久  
生師益增然而黌校之間未聞有業成通經之士顯著于時而副朝廷之選用者  
今明詔將議改制而降意于詢訪茲誠治世之先務而聖主所當留神也臣竊謂  
本朝學制大抵倣唐之舊然而設官有未備而教導有未至故積日雖久而成效  
無聞也何以言之唐制學官國學則博士助教各二人直講四人大成十人學生  
三百人太學四門學則博士助教各三人學生各五百人而四門又有俊士八百  
人律書算學則博士助教各一人學生五十八至三十人今之學官惟直講說書

共八人而無國子太學四門之別職事又無殿最之課太學生止于三百人廣文  
生則三歲試補但隨秋賦而不轉兩學聽習律學雖有其名而無其職書算則又  
闕焉唐之學官每歲終考校以訓授功業多少為殿最學生則以業成通兩經以  
上者上于監祭酒司業策試優者上于禮部大成上于吏部今二者咸無焉其法  
制滅裂如此而欲責其壹道德而廣教化勢不可得也必欲別為新規臣愚以謂  
積習既久未易更張莫若即舊法而增損之則使而易行也今學官八人謂宜各  
令分掌職事五人專職講說人各一經春秋兼三傳禮記兼周禮儀禮並為大經  
各限二年講畢毛詩為中經限一年半周易尚書為小經限一年三人掌教授諸  
生以詩賦文論經史之大義及時務策仍輪日直學以待諸生請問疑義并出公  
試題目若考校試卷則八人通主之其教導有方成效顯著為諸生凜伏者候及  
三年委判監官門於朝廷望賜召試館閣職事其不職者罷免之學生以五百人  
為額逐日早分經聽受每經百人仍兼習孝經論語聽讀罷則課習文史每月公  
試三學官考校優劣分三等揭名於學以為勸沮監丞掌其課最主簿糾其違慢  
每一經講畢監上於判監集官策試大義十道次日口說十道各定為三等大義  
通十并口說明白能發明聖賢深蘊者為優等大義通六及口說俱通者為次等

不及六通為下等其通一大經或一中經兼一下經試入優等者上於朝廷望加  
 旌拔或直送省試仍許特奏名次等籍其名以俟再試甄別下等本學常加敦勉  
 其文行道藝超絕倫輩朝野所知者不拘常例並許舉薦以備朝廷擢用其律書  
 算等亦望各立一學量置生徒庶令學者粗知本原以之入官不至牆面也州郡  
 之學每州請置經學博士一員或只以教授名官內舉人及三百人以上者朝廷為選差  
 正官三年為一任如能舉職有効者任滿日本州為保薦之乞加旌擢其餘本州  
 辟召有科名守選官員或經行純粹之士上於本路列奏朝廷俟旨補授仍給本  
 學公錢為俸亦以三年為任任滿保薦如正官法內命官望加優獎學人即授以  
 閑官再授教授之職每州仍置說書一員生徒二百人以上三以本郡有經術文  
 行之士為鄉里所推者充仍從生徒眾舉州為補置本州無其人則請於隣州使

專講說諸生聽讀課試亦約太學之例如有經術精博文藝優長者上於州州為

覆試籍其名以補學職俟及三年顯有功效者說書同舉送國子監與通經者同試

縣學置助教一員或只以教授為名推舉如州說書例兼主講說教授之事諸生有業成

通經者上於州學與通經者校試舉送州縣既立學校須藉公費望許標撥本處

閑田或戶絕及僧寺莊土多處斟酌移割入學充職田天聖中王隨知江寧府請以茅山道宮莊田充本處

書院職田 隨生徒多少以定頃畝州縣為差人主持勾收課利入學以助支費條  
約既備獎勵既行則人人各務本業窮經學文不三五年可以丕革舊俗矣

### 議貢舉法

臣竊謂以今之科試取士比之往年至為詳密往年專以詞賦為考式學古者或  
誣於聲病今則詩賦策論之通考不專於一場取舍往年雖通考三場而學經術  
者或困於無文今則有明經之舉往年敦樸之士或不習科舉無由自達今則有  
遺逸之薦是則詩賦所遺者取之於策論策論所失者選之於明經二者又不能  
盡則擢之於遺逸天下苟有懷才負藝之人靡不畢為朝廷收擢而任用之矣今  
明詔猶以為不足者臣竊謂其弊不在法制之失而在於措置之未盡耳夫措置  
之未盡其說有四一曰考試闕防太密二曰士子不事所業三曰詐冒戶貫取應  
四曰取人多少不均所謂考試闕防太密彌封謄錄是也夫彌封謄錄本欲示至  
公於天下然而徒置疑於士大夫而未必盡至公之道又因而失士者亦有之何  
則國家取士行實為先今既彌封謄錄考官但校文詞何由知其行實故雖有瓌  
異之士所試小戾程式或致退落平時常負玷累苟一日之長可取便預收采士  
之賢否而進退之間繫乎幸與不幸往往是矣是豈朝廷之本意耶臣竊覩天聖四

年仁宗皇帝詔書曰如聞舉送之士操履罕修黜於有司則紛然起謗升於科選又多以敗官由習尚於虛浮宜特行於敦戒自今諸州發解諸舉人並須考訪履行或有乖僻彰暴雖所試可取不得一例解送以此見朝廷之意先士行而後文藝也若彌封謄錄則何由辨其賢否而得如詔書之敦戒乎為今之便則莫若去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得專參詳考察一則主司知朝廷委任不疑益務盡心二則負實學者得以自明程文小疵不虞見棄三則淺陋之人固無僥倖之望至公之道無大於此議者或曰此法行之已久今多士競進一旦改革必致喧訟何以弭之臣以為士子之行莫若鄉曲最知其詳儻或素履無聞因而黜落自厭群議復何畏乎多言邪若其行完學富之人偶不與薦既知朝廷所以取之之意則人人自重不敢輕發養其廉恥異日足為嘉士其所勸益多矣若曰南省聚天下之士不下數千人主司無由一一知其賢否雖見姓名亦何益於公選臣以謂此法宜先施之州郡亦庶幾存鄉舉里選之遺範也望自今並委知州通判職官常加察訪本州行能之士記其姓名更相論辨遇詔下轉運司為精擇試官依常赴院錄宿其舉人試卷更不彌封謄錄仍別差官點檢收納應有塗注乙處並印記訖遂旋發送試院不得稽留令試官依公考校文藝除雜犯不考式者先行黜落外其

餘悉定高下訖報州令知州通判職官同入試院共加審覆素有聲稱著於鄉里者為先然後定其去留依以額解送試官及州官若有偏曲私徇令監試嚴加按察具奏其事重行黜降如此詮擇必無幸進之人比至南省則是已經鄉里察訪設令依舊彌封謄錄只考文藝亦不容無狀之人得預奏名也其殿試考式繫之朝廷非有司所當措議也所謂士子不事所業者舉人不納公卷是也舊制秋賦先納公卷一副古律詩賦文論共五卷預薦者仍親赴貢院投納及於試卷頭自寫家狀其知舉官去試期一月前差入貢院先行考校內事業殊異者至日更精加試驗如程試與公卷全異及書體與家狀不同者並行駁放或假借他人文字辨認彰露亦便扶出永不得赴舉是舉人先納公卷所以預見其學業趨向如何亦有助於選擇也景祐以前學者平居必課試雜文古律詩賦以備秋卷頗有用心於著述者自慶厯初罷去公卷舉人惟習舉業外以雜文古律詩賦為無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此豈所以激勸士人篤學業文之意邪臣欲望自今舉人請應依前令投納公卷一副不得假借他人文字并親書試卷頭家狀一准舊制委知舉考試官預先看詳以備將來與試卷參驗是非而升黜焉如此庶幾人知向學不為苟且之事矣所謂詐冒戶貫請應者今外郡舉人赴開封府取應是也天下



州郡舉子既以本處人多解額少往往競赴京師旋求戶貫鄉舉之弊無甚於此雖朝廷加以峻文而終不能禁止者蓋以開封府舉人不多解額動以數百人適所以招徠之而使其冒法欲革其弊莫若預為之防於罷舉之歲令本府下諸縣察訪見今士著實有多少舉人候見得的實數目開送貢院比校外郡人數酌中解名處量其分數別立定額外方舉人知其如此豈肯不遠數千里冒峻文而求寄貫乎其府中減下人數却乞移與國子監添其名額既已革寄貫詐冒之弊又足廣庠序樂育之風如此行之誠兩有所便也或曰府中減下人國子監又復添額則人人競赴庠序投狀其於冒妄不亦均乎是不然也在開封府則有詐名冒貫之弊於國子監自是四方俊造進取之所事體固不相類容其趨進復何害耶所謂取士多少不均者進士與制科遺逸是也臣竊以往年放進士每榜不下四五百人自間年放榜亦嘗近二百人諸科大約依進士人數而制科入等者不過兩三人明經不過三五人遺逸之薦復未有定制臣以謂舉制科者博通古今貫穿經史顧其積學勤亦至矣明經者雖誦數或闕而大義多通遺逸之薦縱不能盡如詔書之所求要之皆鄉里推許之人此數科比之進士諸科初學幸中者多取之亦未為謬濫也臣伏覩新制三歲科詔每榜以三百人為限是進士諸科之

路已廣而制舉遺逸議論猶未及之况近制明經已許均減諸科之數雖取人未多是已有定制臨時可以通融損彼而益此也臣愚欲望自今年三年科舉進士每榜且以二百五十人為限留其餘五十人以待制舉及遺逸之類其制舉策入優等者自依常例在下等者望量添人數比類賜以出身以酬其積學之勤其舉遺逸仍望立為定制每放榜而後下詔諸路州郡及轉運司共察訪如士人中顯有履行純固經術文藝優贍為眾人推許者或場屋黜落或印圍高蹈咸許保薦每路限以五人並敦遣赴京師依例試以策論考定高下優者賜以科名與制舉所增人共足所留進士五十人之數下等亦望量推恩渥或與免將來文解如此則取士之路益廣而行藝之人無有棄遺獎育人材敦激偷竊上助風教不為無益也



蘇魏公文集卷十六

宋太子太保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魏國公蘇頌撰

逢年

喬孫萬靈重聚

奏議

耀庭

駁坐講義

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王安石起居舍人兼侍講同知諫院吳充等請坐講  
劉子臣等竊尋故事侍講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  
竊以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所以當賜坐者以傳先王之道故也伏惟  
陛下躬仁聖之質將興堯舜之治於傳道之際不宜因循有司一時之失不正  
其禮欲乞以臣等所言付禮官考議奉聖旨送太常禮院詳定聞奏

判寺韓維刁約禮官胡宗愈等議臣等考尋故事天禧舊制侍臣皆賜坐講者  
別設本於前列坐而聽乾興以後皆先坐賜茶徹席立講講畢復坐賜湯今來  
侍者皆坐講者獨立比之天禧舊制則講者當坐而獨立較之乾興以後則侍  
者當立而坐臣等竊謂臣侍君側古今之常或賜之坐蓋出優禮祖宗以來講

說之臣多賜坐者誠以其敷揚經義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存禮則加異太祖皇帝開寶中李穆薦王昭素於朝夕對便殿賜坐令講易乾卦太宗皇帝端拱中幸國子監升輦將出顧見講坐因召學官李覺令對御說書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太宗為之降輦令有司張幕設列坐詔覺講易之泰卦令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側事體之間誠為未安臣等以為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

判太常蘇某龔鼎臣周孟陽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等議臣等檢詳國朝會要天禧舊制侍臣皆賜坐講者別設本於前列坐而聽乾興以後侍臣先就坐賜茶訖徹席立講講畢後坐賜湯近制嘗講讀者立於上前餘皆退坐並出一時特旨侍從之臣皆同此制非為侍講別設殊禮也然則事出上恩雖微賤賜坐於義無害即人主不命而自請則為非禮矣今公著等議講者當坐臣等以謂侍從之臣見於天子若賜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席立語况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為宜若謂其傳道近於為師則今侍講解詁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師之實豈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重輕可知矣今若使侍講輒坐其侍讀當從何禮若亦許之坐則侍從之臣每

遇進說皆當坐矣若不許侍讀之坐乃職卑者禮厚而位高者禮薄輕重為不宜矣且自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僅五十年自可守為定法豈可以為一旦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今人主之待侍臣由始見以及畢講皆賜之坐而從容焉其尊德重道固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昔仲尼之時人臣拜君於上仲尼嘗曰拜下禮也雖違眾吾從下仲尼之正名重禮如此益尊君卑臣之分不可易也臣等敢不以為法其講官侍立伏請仍舊施行

繳李定詞頭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中書劄子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宋敏求奏今月十九日當直中書刑房送到前秀州軍州事判官李定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詞頭伏以御史之官國朝以來其任頗重去歲驟用京官而選之今又以幕職官便殿朝著而峻處糾繩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舊而未厭群議所有詞頭未敢具草奉御批速送別官命草臣伏以國朝近制進補臺官皆詔御史中丞知雜與翰林學士更互於太常博士中行以上員外郎以下曾任通判官中奏舉充三院其未歷通判者即須特旨方許薦為裏行倘非其人或至連坐所以慎重臺閣之選也去歲詔旨專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猶以京秩薦授緣已有前詔故人無間言今

定自支郡幕職官入居朝廷糾繩之任越超資序近歲未有臣恐有違官法無益治朝敏求所以惓惓而進言者納忠而舉職也議者或曰唐世自諸侯幕府入登臺省者多矣而定之此除豈為過耶臣以為不然在唐方鎮盛時有奏辟郎官御史以充幕府者由此幕府連茹增重祖宗深鑿此弊一切釐改州郡僚佐皆從朝廷補授大臣出鎮或許辟官亦皆隨資注擬滿歲遷秩並循銓格非復如唐世之比而今之三院事任又重於昔時况定官未終更非時召對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之薦真寔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隨奉法制必致人言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再詳敏求前奏頗得允當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

又

臣今月二十三日准中書劄子節文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李大臨狀所有李定除官制內有未便奉聖旨令蘇某依前降指揮謨詞臣竊以官品有高下職事有閑劇皆所以待才能之士擢授有資級保任有常法亦所以抑奔競之途由古以來茲道不易祖宗之朝或有自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蓋天下初定士或棄菽菜而不用故不得不廣搜揚之路自真宗仁宗以來每有除授雖幽人異士亦不至超越資品益承平之代事有紀律故不得不因用資品選授之法今朝廷清明俊乂並

用進任臺端動有成規而定以遠州幕官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偶因召對一言稱旨便授臺官政府既已奉行有司不能抗議使制命遂下四方聳聞仕進之間豈無缺望况今天下之廣英豪之衆他日或更有非常之人又過於此夤緣進見奏對稱旨則復以何官處之寢漸不已誠恐高官要秩或可以岐路而致事有萬一不可不防臣所以區區建言者上以遵朝廷之法制下以盡有司之職業耳謹按六典中書舍人之職凡詔旨制勅皆按典故而起草制勅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故前後舍人倫列差除用典故而蒙改正者非一今三院御史須中丞學士薦舉朝臣乃典故也或不應此其敢無言去歲以京官除授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今若先立定制許於幕職官中擢選三院則臣等復有何言而違拒耶况定之此制前日敏求大臨洎臣皆知不應近制是以各有論奏今再被詔旨若便奉行是臣故違官守自作二三上累聖明孰任其責竊謂威福之柄人主得以自專官守有責臣下得以固執若朝廷以定才實非常則當特與改官別授職任隨資超用無所不可不必棄越近制處之憲網若臣上懼嚴誅覩顏起草誠慮門下封駁不肯放過縱門下不舉則言事之臣必須重有論列或定畏議固執不敢祇受是臣一廢職事而致論議互起煩瀆聖聽則臣之罪戾死有餘責所有李定



除官制未敢具草

內降條貫

同李奏

檢會熙寧二年七月六日奉聖旨今後臺官有闕委御史中丞奏舉不拘官職高下兼權如所舉非其人令言事官覺察聞奏四月二十八日蘇某上殿面奉聖旨將上件條貫赴舍人院商量草除李定官制者臣等尋將上件條貫同共看詳稱今後臺官有闕委御史中丞奏舉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如所舉非其人令言事官覺察聞奏者蓋為從前臺官須得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奏舉充職後來為朝行中難得資序相當之人故朝廷特開此制云不拘官職高下者只是不限博士與中行員外郎耳即非謂選人亦許奏舉也所謂兼權者如舊官資序不相當三丞以下未可為監察故且令上權前行員外郎以上不可為侍御史故令下兼詳此皆不為選人設文也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權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以此言之選人不可超授臺官明矣至於程顥王子韶等並已先轉京官因中丞薦舉方蒙特選中允上權監察今李定是初等職官資序若特與改官只合轉大理寺丞且選人特改京官已是優恩若更超授朝籍處之憲臺恩命重疊陞擢非常先朝以來未有比比未知李定有何所長

而可當此殊命也臣等所以喋喋有言不避斧鉞之殊者非它也但為愛惜朝廷之法制而守遵有司之職業耳且爵祿賞罰進退黜陟皆陛下得以專之無所不可者若事下有司則具有條例當官者須奉行而固執也大抵條例戒於妄開今日行之它日遂為故事若有司因循漸致隳紊誠恐倖門一起則仕途奔競之人皆有僥求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而滿其意哉前世所以慎重爵賞不以假人雖有奇才異倫亦須試以執事俟有成效然後超擢者以此也兼臣等前來論列雖不具記上條貫亦只指陳選人超授臺官為過當耳如宋敏求言去歲驟用京官而遷之又以幕職官便陞朝著而峻處糾繩之地竊恐弗循官制之舊未厭群議臣大臨言秀州判官除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惟超越資序未厭群言抑亦有乖國朝從來法制臣某言去歲詔旨專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猶以京秩薦授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詳此與今來檢舉到不拘官職高下條詔亦不致違戾以此臣等所以須致再三執守初議也臣等非不知再拒嚴旨獲罪不輕但以意在盡公不敢自為反覆上誤朝廷耳所以臣大臨昨日當草薛昌朝除官制初亦疑慮恐未得允當既而思之昌朝雖非御史薦朝廷特除緣已是京官為有程顥王子韶近例所以不敢違拒非如李定選人之比也欲望聖慈

更賜詳察臣等惓惓之誠所有李定除官制臣等未敢具草

又

臣今月二日准中書劄子節文李定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詞頭奉聖旨劄與蘇某所除李定係是特旨不礙近條令疾速撰詞臣為詳自來本院凡有中書送到辭頭並是當制舍人奉行唯是當制日曾封選詞頭其詞頭再下若元封選之官却再當日即專送以次官命詞昨日中書劄子送舍人院是臣當制所以獨具劄子奏陳今日輪當李大臨直日上件劄子合是本官奉行却專送臣處顯見不依得自來更直承受體例是同一職事而差使有異臣豈敢越次承受若云因臣論列除改不合條制便送臣處又緣上件論奏是與李大臨一狀同議事體不殊却不依常例送本院輪次承受其劄子已具狀繳納中書門下伏乞依自來體例施行去訖兼臣與大臨等前後論列李定差除未得允當蓋是遵守朝廷之法制奉行有司之職業初等職官超授朝列兼權御史不應近制所以未敢具草今來中書劄子稱係是特旨除授不礙近降條制臣竊謂若果出聖意拔擢即須是非常之人名聲顯聞於時然後可以厭伏群議為朝廷美事不然則進用之路自有階漸耳昔馬周為常何作奏條陳得失二十餘事皆當世切務唐太宗拔於布衣

近世張知白上書言事論議卓越真宗皇帝拔於河陽職官此二臣者可謂有顯狀矣逢時遇主可謂非常矣然周猶召直門下省明年方用為御史裏行知白召還奏對稱旨亦命試舍人院然後授以正言非如定遠州職官素無稱聲偶因孫覺論薦一賜召對使蒙超授縱有奇謀碩畫亦未顯著於時豈足以上稱不次之擢但用其言不試以實誠恐天下才辨之士聞之皆思趨走勢要以希薦用此門一開未必為國家之福故前世用人之法必加詳試俟見成效然後陞擢者亦所以防僥倖之路也今臣不避誅戮再貢瞽言者誠見陛下能受直言雖堯舜三代之聖王未若此時也群臣遭逢此時安敢緘默不思獻納少冀裨補耶其李定特旨除受欲望陛下更賜採聽群議或詢近臣若謂定之才果足以副陛下特旨之擢則臣自當受妄言之罪萬一臣言不虛即乞再加詳酌或別授一官置之京師俟他時見其實狀進用未晚如此不惟臣等職事得舉兼亦可養成定之才資免詒異日之論議也臣不勝夙夜惓惓納忠之至然臣已是五次論列累拒詔命罪應不赦戰懼待罪不敢違寧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乞改從簡便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

俗彫偽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成化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國朝刻五代之弊續百世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聚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廣開言路整緝治綱至於先皇帝遂大有為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目寔廣法令亦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群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使文事有先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彰故今日之弊良由闕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則難於通融益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而官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臯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况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疑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悉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闕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檢點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詔意如此可謂察見

事情大慰群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奪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見用條制格式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覆詰問看詳定奪可刪者刪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為新令務從簡易使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者小事則行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於朝廷簿書期會悉付眾僚催督結絕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蘇魏公文集卷十七

宋太子太保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魏國公蘇頌撰

逢年

裔孫萬靈重祿

奏議

權庭

論前代帝王追尊本親及嗣王公襲封故事

漢宣繼昭帝即位詔議故皇太子號謚園邑有司奏請故皇太子宜謚曰戾史良  
娣曰戾夫人置守塚三十家園置長丞親史皇孫謚曰悼親謂父也母曰悼后比  
諸侯王漢諸侯王母夫人皆曰后園置奉邑三百家後八歲有司復請悼園宜稱  
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戾夫人曰戾后皆益奉園氏光武中興上

承先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

後故曰昌陵縣

置陵令守視

皇祖考不加尊稱  
皇考仍舊稱南頓

君十九年尊宣帝為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

前此十一帝  
主皆納高廟

成帝哀帝平帝於

長安春陵節侯四世以下於章陵

節侯光武  
之高祖

東晉元帝由琅琊繼統即位之後以

父恭王無他子立皇子衷為琅琊王奉恭王祀其後王薨琅琊皆更立王終晉之

世前代帝王自諸侯入奉大統尊其本親不失禮者三帝也宣光於其父祖惟堊



墓置園邑令丞所以異於諸侯也而不加尊稱不封國邑尊本恭親之義也

不加尊親

尊正統也不封國邑子無爵父之義也文雖不著其義可推也亦見於師丹議

其曰親曰皇祖曰皇考者有司之失也何

以言之父祖之尊不容改更稱謂但以上承大宗不得復顧其私恩故服有除降而名無異稱儀禮喪服傳衰齊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師丹議亦曰降其父母葬所以云者取其別於他親於義無嫌也今不曰父而曰親而於九族旁宗尊卑無所別異於義安乎不別加稱謂直曰史皇孫則中外無嫌尊卑之義自見也至若皇祖皇考之稱是天子諸侯大夫士奉祭祀之文禮記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鄭康成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若是則豈可稱於群臣論議之間乎故宣帝詔直曰故皇太子是也然則考與父豈有別乎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

郭璞注爾雅不取此義然則學者當從禮記為正

白虎通曰父矩也以度教子者也考成也言有成

德也廣雅云母收也言育養子也妣媿也匹於父也曰教曰養親之之辭也曰成

德曰匹父尊之之辭也故禮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考妣叔考妣之說此

其所以別也宣光之世議者不能推本此意以開導時主使盡禮意故曰有司之失也晉元帝雖越在江介而能定其大義不失統紀者以當時諸儒若賀循輩非

一皆有禮學國爵詳正本末不違越於先代不致譏於後世誠有由也先帝紹位

之始深惟其故追賁宗室諸王獨國爵濮安懿王無所加進崇奉之禮不過置園

陵立國廟而已此合乎宣光尊本恭親之美也初議稱親後亦寢罷特封王之子

為濮公使世世奉祀以正其國統此又德過於二帝區區晋室不足以儼倫也武

為皇祖南頓君立後後世使群臣郡國奉祀此師丹所謂無主不止之禮是也哀  
安桓尊其父祖為皇而使王子孫奉祀此失禮之大者也其尊曰皇者禮如天子

天子不敢臣之高祖之於太上皇是也今使諸侯群臣奉祀神不設非類皇豈得  
享之哉故三代所以尊王者後待以不臣得用其國之儀物服色祀其先王者為

此也唐立孝敬皇帝奉天皇帝廟京師皆有司行事追尊  
讓皇帝以其子孫為嗣寧王奉祀事亦因循前代之失也今欲因改封故王議追

尊之禮莫若增陵廟以奉園之戶加本國以嗣王之名既合於古意又不違先帝

之本意也先帝不追尊仙游縣君益見聖慮之深遠也魏明帝詔曰哀帝以外藩  
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

感誤時朝既尊共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委使比長信僭差無度人神弗祐其令公  
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是哀帝一失禮取誡後來本欲尊親反詒重毀如是

豈得為孝乎東晉孝武帝太元中榮進所生母為太妃范甯  
亦曰子不得爵命其母妃是太子婦必也正名方可稱母今議尊崇謂許其所

生宗室子援群臣封育母之例請加封號朝廷以誕育先帝之故優詔褒述特進

大國既緣宗室之請則不失正禮推以先帝私親則其他宗室不敢為比亦可以

成先帝之志也或嫌爵母則母濮  
國以為號可也

論王公封爵故事

唐令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從一品貞元二年五月勅御史中丞竇參等奏文武官辭

見宴集請依天寶三年禮部詳定勅親王嗣王任卑官職事仍依王品郡王任三品以下

職事者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國公在正三品下

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貞元四年五月勅御史中丞竇參等奏文武官辭見

爵雖高官或下列於上官之上非制也自今以後宜列於本官班之上貞元二十一年五

月初御史臺奏准公式今諸文武官朝參行立各依本職事官品為序緣有檢校官高職

事卑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高卑不等今請應檢校僕射及尚書以上及嗣王郡王任職

事官者一切在職事本品之上已上書見禮部新儀國朝故事惟親王恩禮優異外餘郡王嗣王國公

郡公縣公皆無異禮惟立班在本官之上又唐諸侯王薨子得襲封為嗣王永徽元年

濮王泰薨立其子欣為嗣漢王垂拱初章懷太子薨立其子承禮太子洗馬為嗣外祭酒卒以其子

瑊為韓王國有不襲封者嗣晉王暉薨子道古為朝官不襲封有降爵為公侯者荆王元景生法賔

渤海王子長沙嗣仍降為侯死追封沈黎王以楚王靈愛薨子福嗣降爵為公有初但為嗣後數年乃封嗣王者嗣舒王津天寶二年卒子藻嗣

至天寶九載有由嗣王而遷郡王者其帶職事官有為國子員外祭酒司業者王

封嗣舒王有由嗣王而遷郡王者其帶職事官有為國子員外祭酒司業者王

納并子有為銀青光祿大夫有為諸衛將軍者嗣霍王暉

外將軍有為員外洗馬者嗣徐王茂辛子延年除有為宗正卿及州郡上佐官者

此例最多不可悉數

皆出朝廷一時之命即無定制其恩禮厚薄以封丘多少為限中葉以後封丘皆為虛名今所不用本朝未有嗣王之號若欲封拜謂宜先委禮官及兩省詳參定制然後行之

奏乞將常平倉等公事付逐路轉運司其提舉官改差充本司勾當公事

臣竊聞議者以謂諸路俵散青苗錢侵害人戶中外臣僚數有論奏皆曰不便臣等見主判司農寺青苗文字多由本寺行下竊尋先降勅意本欲優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乃人情不安論議如此臣等訪聞得益是逐路提舉官不能上體朝廷之意務要張大其事州縣畏懼承稟不暇是致民間不能無煩擾之弊且人戶所信者莫如州縣州縣所稟者獨知監司今提舉官逐路自置一司與轉運提刑既不相管攝文移往復其間事有異同則州縣莫知所稟此是非之論所由起而人情不得不驚憚也今言不便者既眾朝廷業已遣使未見灼然利害不欲遽罷若執而不變誠恐中外喧騰無有已時臣以為緣事增損莫若以常平廣惠倉農田水利差役利害等事一切付之逐路監司其提舉官改差充轉運司勾當公事名目凡有興置事件並須咨稟轉使度可否施行其今年秋料青苗錢亦委轉運司候收歛得夏料錢解了畢日與州縣當職官同共商量體當民間物力有餘易為輸納委實利便不得俵散若或民力不易難以勝任即且止住將來春首別行相

度如此則事有統一人無異論更張之際於事體亦無所損也

議武舉條貫

臣等昨奉勅差考試武舉人伏覩條制有未盡事理今具起請如後一策論武藝俱優者為優等今定弓射一石一斗力馬射八斗力各滿不破體及使馬精熟臣等竊以唐制定取舉人簡試長垛馬槍步射穿札翹關負重身材通取五次上者為及第長垛以箭十隻為限弓用一石力箭重六錢以箭入暈多少為等第長槍以刺中木人上版子為等第步射取把捉如法弓矢鳴快并二十步內穿鐵甲者為中等馬射弓七斗力取射中鹿子者為等第翹關者限十舉以上負米五石行二十步為中等身材長六尺為上五尺八寸為次其箭有不入暈及槍關不中等者亦得通計折除蓋科目如此之眾較試如此之備所以取收材武之人緩急有可任使今制但取箭滿不問中否又無長槍翹關負重射札之科誠慮舉人中有材藝者別無條目收錄較試之際未免遺材竊謂其餘條目恐難卒復惟射親命中之法於今取人最為要急臣等欲乞於此條下添入如有步射弓一石力十箭俱上子垛六箭以上入暈馬射八斗力三箭俱中筭椿並為藝優步射十箭八箭以上上子垛四箭以上入暈馬射兩箭中筭椿為藝平以上除發箭不去及不跌

垛出垛者便行黜退外若箭去上垛雖些小不為不合格並與馬步射通計入暈及不上子垛不中筭椿箭數相折除考較外依得今來所請射中箭數為入等其垛子廣狹高下遠近射帖方圓大小並以今中軍之制為定一策優藝平者為次優今考弓步射一石一斗力馬射八斗各滿但一事破體及使馬生疎臣等竊詳下條藝優策平定步射一石力馬射七斗力各滿及使馬精熟為次等今策優藝平條卻無此一等弓馬設有策優而射得此步射一石馬射七斗力弓馬者以條無明文便行頒降為藝優策平正相背蓋欲乞於此條下添入或步射一石力馬射七斗力各滿及使馬精熟與前項陳請射親步射四箭以上入暈馬射兩箭中筭椿者並為優互相考較一藝優策平者為次等今定弓步射一石力馬射七斗力各滿及使馬精熟臣欲於此條更添入或步射一石一斗馬射八斗力各滿但一事破體及使馬生疎者與前項起請射親步射四箭以上入暈馬箭入筭椿者並為次等互相考定一策藝俱平者為末等今定弓步射一石力馬射七斗力各滿但一事破體及使馬生疎臣等竊詳上項所定弓馬兩等並以箭滿為合格其間或有前箭俱滿但後箭把齊便為不合格如此誠恐有武藝之人偶然一箭蹉跌便被黜落深可憫惜欲乞今後有射第一等弓馬箭有不滿非全然開拽不得

者如情願更試第二等弓馬亦聽若合格便依本等收錄及更與前項起請射親步射四箭以上入暈馬射兩竿椿互相考定一策略雖下而武藝絕倫者未得黜落別候取旨今定弓射二石力弩踏五石力射得臣等欲乞於此條下更添入或弓步射一石一斗力十箭八箭以上入暈弩踏三石力射十箭俱入暈者並為武藝絕倫別奏取旨一策下藝平或策平藝下者並為不合格臣等竊詳條意既言策下藝平或策平藝下者為不合格是策優藝下策下藝優者未為不合格今兩次考試除武藝絕倫者自許陳狀就試別奏取旨外其策優藝下者別無明文收錄是致一例退落及策在下等者既不關送步軍司其中雖有武藝之人無由得預呈考試弓馬欲乞今後將所試策考定雖在下等但非全然文理紕繆不答所問別引外事及雜犯不考武者並許一例關試弓馬如弓馬在優等策在下等者並許比其策在優等而量試武藝步射馬射各只一箭不滿或把齊附末等收錄者亦許別奏取旨如此則取士之路稍寬而學習之人知所激勸也

奏乞專差官開修府界至京溝河

公治平元年上此議四年京城大雨溝渠壅滯道途水深數尺始務開修遂無水患

臣昨奉勅就差體量災傷擘書疏導積水竊見京畿縣界多是溝河阻滯決泄水勢不快雖逐年檢計開濶然以河道數多夫力有限無由盡料應副是致頻有水

惠兼臣相度得近京城汴河以南諸水多入自盟圭河汴河以北諸水多入白溝河京城西北縣界諸水多入勾河上件溝河四道決泄諸水最是緊急見今例各淺狹合行先次開濬兼為地步遼遠連接京東西淮南地分甚多若非大興夫役無由集事臣昨曾奏請乞下都水監指揮與諸路同共計料已蒙行下除本司檢定畿內定步合計四百二十萬七千餘工外諸路未應開令准朝旨府界諸縣溝洫河道權住興修候來年別行檢計差夫開修臣再詳四河檢計夫料不少若將來只依常年例量差人夫應副竊恐虛費工力無由除去水害臣今擘畫欲乞朝廷特賜邀差有心力知水利朝臣使臣各一員或即委都水監奏舉使專管勾開修上件溝河四道仍令預行計度夫料至時先且逐一道自下流至上源併力開濬如一年人夫未得了當即候次年接續開修以次道興役若三年以上了當即與理一任差遣五年以上與理兩任仍候住役日別差官重行檢視如委是依得元料及經霖雨別無阻滯其差去官即乞優與酬獎若稍不如法并依前更致水患即重行責罰其餘溝洫只乞令都水監提點司逐施相度委自本縣量差夫力漸次興修如此必大段分減得京城水勢久遠不復為患

論胡俛罪名



臣等伏見前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胡俛昨因解賓王論告先知登州日將斫伐到解宇內桐木製造籠子入已坐監主自盜法計贖不滿一貫文遂至停廢竊聞俛被劾之日曾攀援法寺斷例有解宇內斫竹賣錢入已者只作收到地利並不書罪及有依前官言說將賣公使菜園錢入已者只作誤認官私財物罪名定斷兼稱賓王自是前任知州其所論告顯非干已而有司拘文卒從深坐情輕法重眾所嗟憫棄置散地已一年餘後來聞有近臣為之奏雪乞朝廷原情特與叙用臣等竊以俛久在儒館累厯差使數有臣僚論薦觀其操守固非貪穢之流昨者所犯蓋以失於周防至為仇人窘撫文致其罪無由自明然比之斫竹貨賣及收公使課利之人過亦未大况賓王本是登人與俛結怨非一朝昨因待闕還鄉日久求俛過失無所不至惟得伐木一事足明俛之當官別無他惡徒以賦性狷急不能容物致與賓王不協終為所訟此俛之短不得無過從而廢棄亦又甚矣臣等以謂法禁之設所以防奸萌而抑澆蔽自俛坐罪怨仇得志增長偷薄無甚於斯豈朝廷用法之本意邪臣等欲乞將俛元犯因依及攀援體例詳酌情理早賜牽復足以彰治朝之寬典懲好訟之薄俗也

同兩制論祖無擇對獄

臣等聞古者命夫命婦不親坐獄蓋不使始嘗貴者與徒隸辨訟所以養廉耻而崇禮節也賈誼曰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黥劓之刑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又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不曰不廉曰簋豆不飾坐汙穢淫亂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辜猶未斥然正以呼之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古之所以待士大夫一以禮義如此之重也國家推鞠之制命官犯贓罪亦先勘干連人證驗分明方得追攝其餘有犯如事狀明白三次拒抗即勒令參對是一命以上犯罪與庶民法有等差若其職列貴近主上嘗所加禮以待之者誠宜寬其容繫以存事體也近聞龍圖閣學士祖無擇昨知杭州日有不公等事發已降勅命就秀州置院推勘仍差內臣押伴往彼竊以無擇郡政因循自詒物議固當窮治以警具官然以遭遇三朝擢在近列出典藩服案轄一道罷郡未久一旦有罪便與嘗所統臨群吏辭對曲直不惟彼處吏民聽望不足抑於朝廷事體頗有虧損嘗聞祥符中樞密直學士邊肅知鎮州日以公費錢貿易規利又令部吏強市民羊及買女使王嗣宗以其事聞真宗皇帝以肅居近職不欲屬吏特命劉綜任中正以嗣宗奏示之肅即引伏遂坐貶官嘉祐中觀文殿學士孫沔知杭州日在任不法諫官御史交

章論列仁宗皇帝止令本路體量得實而黜之翰林侍讀學士呂溱知成德軍日  
侵用公使本路追劾當時不令溱就鞠直行責降今無釋所犯未有甚於此三人  
者仍該今來德音自非贖汗盡當原減而不候取問便令赴彼對獄其為頓辱甚  
矣況已有御史章奏制院可以依憑根究不必親令即訊然後當罪也臣等欲望  
聖慈以無擇職在近列嘗為本路案轄之官特許免赴秀州推勘只令淮南州郡  
聽候指揮俟彼獄具日朝廷據案就問引伏即依例責降如其抗拒自有常法如  
此足以彰聖治之朝待過臣下進退以禮免令州郡長吏虛被困辱在於朝體抑  
有裨助也

奏乞今後不許特創寺院

臣近主判尚書祠部竊見天下寺院宮觀計三萬八千九百餘所近日又賜三十  
間以上無名寺院以壽聖為額者二千三百餘所其間勘會未到及不滿三十間  
者仍不在其數而大臣節將又例得以看墳為名陳乞修建者無歲無之且建一  
寺院便須增莊田營造舍宇崇飾堂殿及修設齋供僧徒從而緣化鄉村不能無  
困擾之患兼臣訪聞得鄉村無名寺院所以眾多者始由僧徒緣化造屋數間謂  
之佛堂漸次增添不數年間便成院宇次第歲月既久州縣不能窮究因依或遇

朝廷推恩因指為古跡為之保明奏報一蒙賜額則永為僧舍矣臣嘗閱奏籍其間甚有屋宇七八十間而看守僧徒只於一二人者莫非安處廣居坐享良民之供饋天下之人共知其弊而不能去竊謂民之財力土田有限而僧徒資費無涯以有限之物而供無涯之求若不禁止竊恐更三五十年民被其患轉不細也臣伏見永昭永厚陵並只增葺永定舊院別無興建寺院此誠聖意所慮者遠而臣僚及民間反無制限此有司之失也臣欲乞朝廷明立條約今後不許特創寺院宮觀其經今來已賜聖壽名額外所有不及間架去處並令州縣檢括指揮一切毀折其土田元是百姓稅地即令給還本主若係官地亦行沒納許諸色人收買請指永為己業其臣僚之家例合賜院額者並請指射有名寺院僧徒看管墳塋仍依舊例一年或間年與剃度行者一名充為恩澤若去墳側近無寺院者即與依前代守塚之制差本處未等鄉貫戶永充看管墳塋人數即隨品秩高下仍與免戶下諸般色役若被差之人經久家業增進合陞入上等等者即與改差下等人承替如此稍可以革創寺之弊又於大臣墳塋別無虧闕惟朝廷裁幸



蘇魏公文集卷十八

宋太子太保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魏國公蘇頌撰

逢年

喬孫萬靈重祿

奏議

權庭

請增修尚書省稍復南宮故事

臣竊以今之尚書省古之天臺朝廷萬事之本皆由此出其地莫重焉國朝因五季更置事歸三司者十六七歸諸司者十二三自茲視文昌為閑地矣雖然官次位置綱領猶存憲章典型規模可見曩者仁宗世嘗有大臣建言請移審官院歸吏部三班院歸兵部審刑院歸刑部庶幾稍近古制而當時議者不深惟其本苟憚興作卒不克行誠可惜也臣累曾主判本省閒曹備見其事八座六行皆崇堂華構比其他官寺最為雄麗但以累年以來頻經霖潦棟宇墜頽不庇風雨縱或官中檢舉支破材料修葺而本省並無都總監臨之人只憑看守刺員及門卒等催趨以此動經歲月不得了畢切緣其間官物庫屋固不為少又有吏兵刑禮諸部簿書充積廊廡因此損壞散失者亦不可究知矣臣以謂向之議論移置官司

恐未暇及則欲乞朝廷再賜相度增置朝臣或使臣兩員專令勾當本省公事及監門仍每夜輪一人押宿三年一替與當親民任使應本省簿書官物屋宇並令逐時點檢稍有損壞即供舉修葺仍便臨督工匠及收支材料直至了畢如遇貢舉亦可以一就充監貢院門所貴振舉綱維鈴束官物不至損失俟其歲月浸久完葺有緒然後議移審官等三院還省則南宮故事可舉而行一代典章於斯為盛矣

請重修纂國朝所行五禮

臣竊惟方今聖治日新百度修舉其在朝政固無可措言者然詔旨開納不容自嘿輒敢以平昔所懷一二狂瞽仰塞明詔臣伏見國朝以來制作禮樂上采三代下迄有唐損益節文簡冊具載而前後禮官纂集類無法制或直載一時所存或雜案牘歲月條目相錯本末不倫臣竊致之六經在禮有三種之別周官著有司典領之事儀禮載升降隆殺之節戴記叙古今因革之文雖聖賢作述之不同而語其歸趣實相為表裏也後世言禮者皆不出此三體漢晉洎隋雖代有作者而荀簡一時法制無取唐明皇命學士等因貞觀顯慶所修五禮討論刪改集成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行於累朝設於科舉傳其學者則有義鑑義羅之類

比於近代之書最為詳悉故今世漢晉洎隋皆無傳而開元禮獨不廢者以其法制存焉故也太祖皇帝特詔儒臣劉溫叟盧多遜扈蒙等祖述其書傳以今事仍加增損足成二百卷是為開寶通禮又有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要仍依開元禮設科取士逮今官司遵用斯為不刊况之六經儀禮之別也然此特一經也在於有司典領之事古今沿革之文猶闕而不立故舉行之際尚或未備自開寶以後百年之間累聖躬行聲明寢盛非有繼述後世何觀嘉祐初太常歐陽修奏請編撰彼時臣任博士職預纂修嘗以恭謝一門分為三目其一自降御札公卿百司奉行辦備之事謂之有司其二自前期陳設至裸獻禮畢謂之儀注其三采古今曲臺論議更創之制謂之沿革以此一門為例他悉倣之修已議定具草會臣罷禮官領他職復奏姚闢蘇洵繼掌其事闢洵離析舊文更立新體換成一卷是為太常因革禮雖號簡要幾同鈔節姑可以備有司之檢閱誠未足以發揚聖朝制作之盛也臣伏覩陛下留意典章修舉廢墜前歲詔命近臣詳定禮文自郊廟至於群臣朝會與夫燕享器服之名數舞樂之形容攷古揆今審定至當皆三代之所放失漢唐之所闕遺斷自清哀舉行殆遍固當著於典訓與六經並行為萬世矜式也臣不勝願幸欲望再命諸儒討論國朝以來自開寶通禮至近歲詳



定禮文以有司及儀注沿革依三禮隨類分門者為大宋元豐新禮付之太常頒於學宮使博士弟子講習大義或施之科舉則數歲之後必有詳練疏通之人上副拔擢可以為朝廷講義之官庶幾天下向風皆知禮教謙恭樽節不學而能於變時雍可跂而待也

請別定縣令考課及立鄉官

臣竊以國家恃以為治者民也使民敦本而趨善者縣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為首務曷者仁宗皇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歲復增考課之法其所以責任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卓然以治理之效聞者猶寡臣竊思之益以殿最之格不過校簿書案文法而已故簿書益密而編戶益擾文法彌具而治道彌遠是豈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耶且古之治民勸導教率無所不至故孝弟力田有優異之科三老廉吏有表率之義由是農民眾而土田闢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勤於力苟致贍足則懼外遷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惰游者無罰也父子聚居丁產稍多則懼差徭配率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弟無所勸而奸惡未得止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捕不聞以善道諭之者是教化無由至而訟獄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使稍稍敦本者亦在朝廷勸

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勅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勉末游而歸本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為優等其能校簿書均移稅賦發奸捕盜興利除害者為次等二者咸無為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厲末等自當降黜其田里之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案覆立為科條有能盡力畝畝開墾陂澤久遠為利於眾者或羣居孝友宗族敦睦為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除戶下差役其復有明於義理年高行著者即少加旌異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諭教化於下相率而歸於善道如此則廉平之吏思盡所長禮義之風庶幾可致

奏乞初出官人乞不許差充簽判

臣伏見頃年累遣使者寬恤民力減定衙前人數此誠朝廷惠綏元元之深意也而議者多謂自改定以來空閑人戶甚蒙休養見役之人轉見困匱臣累受外任備見其事蓋以衙前雖減而役事仍舊以二人之力舉三人之事不待言而後知其勞矣且州縣邑役固有常規不可頓闕欲恤其困者莫若為之擇主轄之官也夫主轄之官一非其人則差使擾重不得均濟擾重不得均濟則有罄竭物產不能了一次色役者以此言之擇官不可不慎也臣竊見近年以來補蔭官例合陳乞差遣者雖初任及監當資序便得指射權注簽書州軍判官公事其間或有全

未歷事之人衙司條例既多不能一一通曉利病大則奉上官頤指不敢違忤次則為奸吏欺給莫能窮究遂使鄉戶受做無所控懇朝廷雖有惠恤之恩何由下達耶臣欲乞今後初官或監當資叙之人合該陳乞者只許指射本等優便差遣不得更乞權注簽判親民之職及初受恩澤幕職官亦只得注授以次職事官其簽判判官係主轄衙司者並令審官院并流內銓選差經事有舉主之人注受此亦寬恤民力之一端也

奏乞春夏不斷大辟

臣伏思國家以仁恩被冒天下祖宗慎用刑辟陛下丕承謨烈憲章大備輕重得宜上自朝廷下及州縣遵守條詔無有違者雖杖笞之責不合法令未嘗執行其已斷之獄猶加審察官司縱出者坐罰深致者或至廢黜而不用臣嘗謂自堯舜以來經史所著用刑詳慎未有及我朝之仁恕平允者也惟論決重辟猶不以時而議者未嘗及之誠恐亦為聖世當行之一事臣愚憊不識大體故敢以前古之說言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三代之時春夏未嘗行誅殺也史載秦世四時行刑王莽盛夏殺人是皆識其虐政也漢制斷獄報重常置三冬之月益不於陽盛之時勦絕生類所以協天意助人情也東漢以後或行或否近世遂廢而不舉

其說蓋患囚繫之淹久耳臣以謂獄官案鞫苟有連逮不以輕重追呼參驗動涉歲時未嘗以淹久故釋而不問也臣愚欲望聖慈參酌古義采用周漢詔天下獄囚自非惡逆以上決不待時外其餘眾罪並俟秋冬論決免當溫煦之日而有愁痛之聲亦足以成聖朝仁恩之美也且無知之民輕犯刑網殺之為可矜貸之為廢法萬一待決踰時或遇恩降得從末減是陛下不廢法而全人命者多矣恩威並行民知畏愛是當天心咸召和氣誠太平之高致也

奏乞京畿諸縣分屯禁軍

治平元年上

臣伏以周制六軍蓋出六鄉之眾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軍亦散布輔畿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上國藩衛也國朝禁兵多在京城又畿內東南諸縣雖於糧運供饋為便而西北兩面武備或闕況中牟長垣兩縣直都門要衝之路二陸驛置皆由此出而舊不屯兵至於城守防轉居常乏人臣以謂各可創置三五指揮又東明考城兩縣界與東京州縣相接素名聚寇之所雖有軍營其數甚少臣亦以謂各可添置十數指揮欲乞朝廷委所司相度於京畿兵多處以新近招揀補填未足軍分移屯逐縣其未足人數候到彼處逐旋招填應營房所須土木材用即先委本縣預行計置俟壁壘已具然後移軍往彼

其衣糧錢帛除東明一縣自可於廣濟河轉漕供給外中牟等三縣即乞將鄰州接縣夏秋稅賦自近及遠以次支移就彼送納充贍取足或謂諸縣近經災傷未宜遽起役事即乞先且標置營地逐一指揮旋行修葺不三二年亦可辦集如此則不惟畿縣有備亦所以增上都四面之形勢也

請重議加役流法

臣聞曩歲嘗有議者欲復肉刑將以寬減重辟而以此法久廢難以猝行又聞頗患配隸之人轉徙遠方監驅促迫經涉寒暑強者有奔亡之虞弱者有疲羸之困思革其弊宜求厥中昔漢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制髡代肉刑則有城旦鬼薪司寇之差唐太宗納裴洪獻之議而立加役流代斬趾則有三歲居作之限今欲寬省嚴誅又憫配隸轉徙之勞臣愚以謂莫如重議加役流法取當黥代者依條斷罪髡髮鉗足晝則居作夜則置之園土實滿三歲然後釋之中間雖逢恩宥未滿歲則不在原免之限其初釋放者仍送所居鄉貫稽察其出入又三歲不犯故為之罪乃得聽從使其無鄉貫者鄰近州縣拘管稽察如前雖有克頑之人而更三歲勞役之苦且足以懲艾矣復有鄉保稽察之嚴又足以戒懼也如其性實克暴放釋之後不知悛改復為人患則誅之可也投之四裔可也如此措置不惟省

達道奔亡之患又足以開其自新之路化暴惡為良民使愚俗知教化亦省刑止殺之一端也臣才誠短淺不周世務姑奉詔旨勉強罄竭所見如此非敢謂是然禮刑之論實繫朝廷事體伏望聖慈寬其罪戾特賜裁擇庶幾塵露少裨山海

奏乞今後衝改條貫並委法官詳定

臣竊以國家承平百年遺文隆典因不修舉固已跨越漢唐規模宏遠矣而於法令之間猶有所未盡者豈非前後議論之臣不能推原其本苟徇一時之便遂著而為令後之有司用之小或乖戾又復更易是致朝廷憲章未得一定夫聖王之法欲其簡約而明白使人易避而難犯然後垂之久遠為不刊之典如唐之十二律本朝之刑統是也雖歷數百年其間勅條之更改者多矣而二書獨不廢者以其得簡明之意故也自編勅之興號為繁密而中間衝改率不過一二十年又復重定蓋文繁則易政事密則難悉只如嘉祐編勅頒行未數年而續降散勅又增於前日以此無知之民至有輕犯於法舞文之吏得以高下其手其弊益在乎更改不常耳臣去歲任淮南轉運使日承准三司行下當年九月三日中書劄子為據江西轉運司及江淮發運司起請虔吉等州新船借裝一運上京山東排岸司等處不得擅行截撥條約一道計四千七百餘字臣看詳大抵只是約束不得截撥

新船往不係指定路分則編勅已有留納州府違之者自當嚴斷矣其添入兵梢等候合納處朱鈔回歸梢工料違制兵士嚴斷若是創立上項刑名只當於本條下添入此一節可矣不必具載行遣使州郡煩費抄錄若欲出榜曉示則數千餘言有司看覽尚或不悉豈庸愚兵卒能盡曉耶以此言之備錄行遣徒有惑亂都無所益臣欲乞今後應有臣寮等起請刑名並委法寺及三司等處同共檢詳編勅果有未備即於門目內意相附近處添減裁定明言於某條內添減計若干字或是別立新條亦明言於某條後添入一條計若干字其衝改者即云某條自某字至某字計若干更不行用然後奏請頒下諸路便令諸州軍於編勅內添入逐件事節訖奏其先行下自降嘉祐編勅以後續降散勅亦乞委法官將逐件事節與編勅相參重行刪定候了畢日依此頒行仍明言多少條件各合附在某門目中或增減或衝改別立條目共計多少事件若干字數分別明白頒降諸路使州郡用法知所適從免令法吏檢坐之際有所隱漏致出入刑名其散勅即乞更不行用所冀三尺之法無前後之差畫一之規載清靜之美實治道之所先急者也

奏乞那移諸路有刺常平廣惠倉錢斛赴府界

臣伏見先朝置廣惠倉別貯天下戶絕田土夏秋租課準備冬後救濟闕食貧民

其仁恩至厚然天下土田有肥瘠故所收錢斛多少不等以此多處常有餘而少處常不足致朝廷之恩未得均遍臣訪聞江南東西淮南兩浙等路州軍見在斛斗多處每州至三二萬石並是粳米仍有見錢在外兼近年俵散數目不多契勘府界諸縣戶絕租課昨准朝旨平估價例令人戶於府司送納見錢充濟四福田院貧子支用外去年十七縣廣惠倉見在斛斗共只有八千餘石仍多是穀豆雜色依常平俵散亦有不足處況值昨來荒歉諸縣鎮鄉村凍餒之民甚多見今官中散俵粥米日計不下數百石雖近蒙朝廷降到空名祠部召僧行進納錢斛相兼振濟故目下貧民得以充哺稍不失所然而豐荒常數不可前知萬一將來夏秋重罹不幸計今所餘必不能接濟誠不可不預為准擬也臣欲乞朝廷特賜指揮江淮等四路提點刑獄司契勘轄下諸州軍廣惠倉見在錢斛除本路見有饑歉州軍須至那移應副振濟並更約度量留合要准備數目外其餘剩數錢斛並令擘畫附搭發運司綱運船載上京委提點司俵散闕絕縣分收貯以充廣惠之數或慮斛斗重滯猝難般運即乞令逐州出糶見錢附綱前來就近擘畫收糶斛斗損彼有餘助此不足則遠近之民無不畢被朝廷之惠也

奏乞體量放稅



臣伏見開封府界諸縣見有人戶披訴旱災舊例本府奏乞朝廷差官同本縣知  
佐依條親詣逐戶田段一一檢覆臣累曾密切體訪得委是旱損苗稼甚多其依  
下曾得雨處雖有薄熟亦所收無幾況鄉民見各候雨布種秋田若更勾集祇應  
檢覆誠恐有妨農事畿甸之民所宜朝廷倍加存恤臣欲乞特降指揮今來所差  
官許令與當職官一員只放諸縣逐鄉村體量蠲放苗稅更不親詣逐戶田段所  
冀行遣簡使不至勞擾

同安喬孫萬靈錫經

逢年舜明

晉爵耀庭

允恭子敬全校字